

文藝叢刊
傅君

一 愛座之前

世界是愛的世界，人類是愛的人類，假使宇宙間沒有了偉大的愛，一切都歸消滅！所以美麗之神借了愛神在高高的愛座上向人們這樣的宣示：「座前都是青春風華的男女專誠的聽着。」

啊！我的頰上凝住着玫瑰色紅暈的青年男女們！你們是愛的信徒！享你們要享受那愛，在享受之先必須有認識。

愛是沒有形象的。同時又是一切的形象，愛的形象存在着你所愛的形象中。譬如一個美艷的少女愛着你，你也愛着她的，那末愛的形象就是那個美艷的少女和你自己。在你所愛的形象或者毀滅了時，愛便很耐心的在靜候着你爲她尋覓另一個新的幽居。假如她或他不能相愛了。那時就要去尋覓新的形象來安置自己的愛！

我們要做愛的主人，不要做愛的奴僕，你們要驅使愛，不要被愛所驅使！你

們對於你的愛人要溫柔，但對於愛要監視！

愛是一切的滋味，甜酸苦辣都有的！這種滋味是存在各人愛的不同的心中。

所以有時你看見了人家挾了花樣玉樣的少女，不勝豔羨，豔羨他們是甜醉了。但是未必一定是甜醉的！

愛國裏不能有滿足，同時不要望滿足，美滿的現象就是殘缺的預兆。所以愛國裏的人，不能抱滿足的心！圓滿的皎月，在地圓滿後就要殘缺了。

愛的過程是不平等的，不能像康莊大道的給你平安走去！像都是歷亂的山徑，要你自己去披榛斬棘的去尋覓。懸崖峭壁，絕處逢生的地方。都在自己去認識山窮水盡疑無路，柳暗花明又一村的境地，常常在你不能自己中逢到。同時沒有波折的愛，是不健全的愛！

你們要善於識愛！愛是流動的，不能刻舟求劍般的不變。兩顆心同情了解溫柔纏綿，愛在這樣情形中怒出起來了。一個心是不能成愛，於是人間常有誤解愛那些單戀單相思的可笑者！不認識愛的人，永遠不能享受愛的。

愛是大海中的一葦輕航，風濤洶湧的險阻，不時可以使你身殉。愛是船上的蓬兒，你要緊握着幸福的舵，緩緩前進，纔能達到你所希冀的幸福彼岸。

愛是不滅的，同時也是最易消亡者。像她或他和他或她不相愛了。但是他們的愛依舊是存在的。愛是不死的。啊！我親愛男女們，你們不要爲了愛而想死！這樣是現出你的無用懦弱。譬如你醉心愛的人不愛你了，你就要死了；但你已不是爲愛而死，是暴露自己懦弱而死的！你愛的人不愛你了，愛已伴著你另覓形象來安居了。假使你死了，並不忠實於愛！

啊！世界上一切都歸諸公有。祇有愛是永遠吝嗇的，占爲私有的，我親愛的青春男女們，你們沒有愛的人應該去尋求你們的愛，已有愛的人應該善自培植你們的愛，失掉愛的人應該再謀你的愛！你們記着：愛是一切的一切！」

美麗之神和愛神宣示後，座前的青春的男女聽者，都專誠的靜默着。都在回味方纔的詔告的話。

一陣狂風吹來，那些專誠靜默的男女都驚駭地將俯首瞋着的眼兒睜開，只見滿

身輝煌的金甲神，跳上了愛座。這時美麗之神和愛神都不見了。只聽那金甲神大吼聲，也向座前男女們講了。許多聽者見着他光彩耀人，也聚着聽了

「啊！你們真可笑呢，只聽得那些空話。你們方纔聽見的話都是空的。你們記好！世界上只有黃金是萬能一切！你們要什麼東西，可以用黃金去買買又你們要美麗和力的愛，也可用燦爛的黃金去市得！你們記好我的話！我是可以做你們的上帝。聽好我的話，可以做愛國的拿破崙。青年們，我去了。再會吧！」

許多聽的人，有的色然喜，有的愴然悲，大家都散開了。

× × × × ×

在這裏新婚的愛開始了。

是一個鄉鎮上。在鎮的西面有一家華屋並連着市鎮的張姓。這家張姓的家裏共有三個兒子，兩個女兒。長女叫張倩君，次女叫蕙君，那年倩君是十六歲，在本鎮一個高小裏讀書，男女同校方纔開始的鄉間，還是異聞哩！蕙君十

二歲，同姊姊在一個學校裏讀書，倩君還在初級裏。

她們的大哥哥是在海上經商的，一年歸家的時光很少，空剩嫂嫂在家裏很寂寞。還有二個兄弟兩個弟弟同倩君一個校裏的幼稚園裏。十八歲的哥哥在上海上中學了。家裏前代積些家產。所以對於培植子弟是不憂的。她的父親已在前年去世。好在母親能幹，將這樣的家庭安排得很好。家裏的人都是安享幸福者。

倩君在讀書的那個學校裏，女同學共有三十多個，童年的居多，像他那樣十六歲的只有三五個呢。相貌的比較倩君是個美麗者，學識方面也並不如何落在人後；所以在那個高小裏，倩君已被稱為校花。

青春時期中的男女，心是好像春風裏的柳絮，滿懷情緒隨風飛舞的不知將黏着何處？那個高小裏男同學很多，於是因兩性的追求，許多顆心浮動進展了。

這時許多同學裏有個許道明的，生得也很像英俊的樣子。加以平日因着追求而善於修飾的緣故，很能夠使女子見了不討厭。他是個本鎮上李鄉董的兒子，

年紀只有十七歲，同情君是在一班上課的。情君本來在世交上同他有些相識，這時又是同學，在許道明的覺得這是我追求的偶像，就殷勤上去，情君款款芳心也顫動了。眉眼間的傳情，小物品的贈餽，書信的往來，這樣她倆會相好比同學的感情深進了一層。

啊！初戀時的心，好像在細雨濛濛裏的嫩葉。顫動的開展着。這天是春假裏的一天，自校裏放了春假後，許道明約情君去看海，那鎮離開海只有十多里路有人力車可以去的。那天情君允了許道明的請求，在上午買了許多點心食品去看海了。她倆坐在一輛小車上出發的時光，在路人看來是一雙使人豔美的小伉儷。她倆譏笑的前去。

在春假的晴光，一切景色方像一個濃妝少婦在晨妝的時光，使人神縱，使人繫戀的，同時會想到了自己的年華和已往的流光，她倆的青春の王者，在大自然這樣蘊育着的美景中，更覺得自己陶醉。

到了海灘上，聽了驚濤的拍岸和長天一碧的蒼茫水色，真使她倆遺忘身外的一

切。這時她倆坐在一塊海水吻過的大石上，看着落在萬頃柔波上的鷗鳥，蔚藍的蒼空不時飛過幾縷悠閒的白雲。陽光洒上了海水之波，閃耀出點點金光，這樣她倆好像坐在大自然的懷抱中了。

「密司張，你看海是怎樣偉大？ 滄海一粟的人們，怪不得蘇東坡說渺小了。」這時許道明先想到了赤壁賦裏的句子，就衝破了兩人的靜寂，這樣說了。

「……………」那時倩君只對道明點頭，她看得出神了，這時遠處被風飄製一層煙霧，緩緩地向北進展。

「那裏是一隻進吳淞江的輪船麼？」倩君這樣問。

「恐怕是的！」道明應着。

「這裏海灘上不能夠上岸嗎？」

「淺灘的地方，不能泊船，這裏船不能上岸的。這是近年來的長江口也感困難了。因為崇明島漸漸在漲出，將來恐怕航線要發生變動吧！」

「我聽見母親說，海灘上多強盜。這裏也有強盜嗎？」

「這裏強盜也有的，他們能够駕了幾隻小舟，在驚濤駭浪中去劫一家過路商船，不時劫了人家東西，還要將人拋到海裏。」

「啊！怕來……」倩君拍拍胸前說了，帶些嬌媚。

「你怕強盜嗎？他們見了女子還要——」一笑的戡然中止，向倩君望着。

「呸！癡癡地望着做什麼？」倩君面帶紅色的嗔着道明，同時用手帕出來拭那撲面的沙塵。

「難道生了兩眼不許望人嗎？男子的兩眼，是爲看女子而生的！」道明並緊些這樣佯笑的說。

「你這樣子說，我偏不給你看！」倩君將面兒用手帕遮住。

「不給我看，我偏要看個明白！」道明將倩君拿着手帕的右手攀開，作凝視態。

「你這個強盜——」倩君笑了起來。

「是的，強盜。強盜還要——」道明這時心絃震盪地抱住倩君在她左頰上吻

了。同時輕輕的在她耳畔說着一句妹妹我愛你！」

「誰要你愛！」這時倩君似天際晚霞那樣的紅豔，染上了她十六歲處女的粉
鑿。她一手在拭左頰，薄怒的對着道明，怪他這樣的無賴。這時短短的靜默，
只有海水風鳴。

我們吃些東西吧！」道明這樣衝破了靜寂

「我不要吃。」帶恨之聲。

「妹妹你不要恨我，下次不再這樣了！」

「誰做你妹妹？這樣算什麼？」笑了出來。

「這塊糖你吃，作我倆的紀念！」

「……………」倩君恢復常態的接受了。

這時春慵的陽光，緩緩地西斜。她倆坐了一會也歸去了。仍舊坐着小車向
鎮上前進，車輪的響聲和奏着兩人心上的交響之曲。

將近鎮的時光，忽地一聲，驚破了她倆的蜜語。

「老許，你在什麼地方？」 是道明的同學，這樣跑近問他。

「在親戚家裏。」 納然。

「唔，同密司張一同去的麼？」

「是的，密斯張也到那親戚家裏去。——你在什麼地方？」 反問。

「從鎮北舅舅家裏歸去！」

「好。那末我們校裏開學相見吧！」

「被他說出去，豈不難爲情？」 遠了那同學倩君輕輕地說，

「不要緊的，怕什麼？ 我有方法的。」

「……………」 倩君默然。

「到了，我送你回去好嗎？」 從車上起身後，道明要送倩君回家去。

「不要送，我自己去好了。」 向前欲走，回頭再說；「後天校裏早些來」

因爲校裏後天開學。

「唔」 我不送了。

「再會，謝謝你！」一笑

這樣她倆分途歸家了。滿貯着歡情的心頭，同樣的耀輝着許多未來的光明。道明想起了方纔的一幕。心頭不住尙有些跳；同時覺得柔軟的臂兒，光滑香氣沁人的臉頰。不禁有一種顫動心坎的陶醉。

愛是三杯酒，第一杯在杯上寫着追求，第二杯是希望，第三杯是成功。第一杯滋味是苦的，顏色是灰的。第二杯的滋味是甜的，顏色是艷人的桃紅。第三杯是冷冷的一杯水樣：也沒有滋味，也沒有顏色。這時的道明是嘗過第一杯後要喝第二杯的時光了。

那天道明到家後，在枕上幻了許多青年不時所想到的夢境。好像自己面前起了一座幸福的樓臺，自己與心愛的她踏進這座樓臺享那綿綿的幸福！

二 愛情的掠奪

是這樣一間的小樓裏。一隻小鐵牀，上面掛着羅紗蚊帳，因為蚊蟲還沒有，所以只高掛着，牀的鋪上兩條薄薄的華絲葛面的綿被。牀的東西是樓窗，窗

下放着一隻寫字臺。臺上放了許多書籍筆硯，小鐘，壓尺，的文具。在這書案的側面是一個小妝鏡臺和衣厨，梳妝臺上放着香水，粉，雪花膏幾樣關於化裝方面的用品。中間天花板上掛下來一盞荷綠色燈罩的電炬。這是張倩君的所居的小樓。

這時夜已黃昏，因了一天在外看海的疲倦。她於晚膳過後跑進這小樓後就躺在那牀上，兩手曲枕着頭，對於射出綠色光芒的電炬發楞的凝想。在她心中是擾動着一個少女祕不告人的心事。

她心頭浮起了方纔的一幕。是海灘上被道明的一種力所包圍的一幕，她想到道明。覺得他是個少年。值得可愛的少年。同時「妹妹我愛你」一句在她耳鼓蕩起，她頓覺得無限孤傲，自己是美麗者，有人在我面前是表露了他的誠愛！她不禁在牀上站起來，跑到妝鏡面前去照了。從綠色的耀光中看自己一眼，只見兩頰紅得有些灼熱，鏡裏活躍出的一個面貌，好像不是自己，是另外一個使許多青年醉倒在她面前的少女。

她將髮邊的頭髮理了一會，推窗望去，只見碧落中一鉤蛾月，斜帶三星的掛着；一片鄉鎮的市聲，已趨於靜恬。她依窗吹了一會尙帶柔嫩的春風，閉着窗兒聽聽下面的動靜；只是一派夜的靜謐。她知道家裏人都休息了。回頭來看到案上。那小白磁的鐘是下點二十分鐘。

這時她將兩條被兒鋪好，脫去了外面的長袍，去掛上了衣架，再將東西的窓帘拖上了。她就入睡。在她枕畔的開關，得的一響，那盞電燈也熄滅。房中頓被黑暗籠罩，靜謐侵佔，現出了沉沉的夜。

在溫和的短短的春宵，一個十六年華的少女，在入睡後的枕上做了許多醒來而不敢告人，自己想着也要臉紅的夢。這樣的夢醒來的時光，終是在身體癢癢地四肢軟綿綿地的掙扎中害羞的醒來。那時終在黑漆的長夜裏，假使這樣情態被人看見，她一定要害羞得哭出來。

這夜倩君又沉浸到她的甜夢中去了。

七天春假已悠然的去了。倩君的校裏也開學了。那天她在八點鐘就到校，

有幾位早的同學也來不少了。她踏進教室，將書放進小鎖開後的課桌裏，忽然發現了一張紙條，是一張白布紋牋的半頁。上面有幾個青藍鉛筆的字。

她看了紙上的幾句新詩，知道是那一個人的捉狹了。上面的幾句是指點她對於許道明的關係，她看後心裏頓飛躍着，同將紙條藏好，面上露出幾絲紅痕。

後來許道明來了，相見只盡在不言中的一望，各自走開了。他倆避免同學起見，所以在大眾之前，終是低徊佯避的。雖是有許多同學，知道她倆的不尋常，但她倆終是不暴露在人前。這是愛的過程的一種。

在這天散學後，道明接到倩君的信，信裏是附着一張紙條，他看後知道那一個捉弄的了。於是在明天到校的時候，尋到了前天看見她倆同車的同學。當面質問他，同時威嚇他，終於那同學向道明道歉，而聲言此後再不有這種的行動。因為道明在那個校裏是有些勢力的。

愛的道途是不平的。同時愛是流動的！在道明與倩君的相愛，月兒纔放出它瀟洒的清光，花兒有她芬芬的艷色後，因愛的道路之不平無端怒茁起來荆棘，

阻礙着她倆的前進。大海中的舟兒遇了些風波之險。

在倩君的那個學校裏，有個年輕的教員，那個教員雖是披上了黑的神服。但青春的火燄尙怒熾在他心中，同時少小聰明的緣故，只有二十歲的青年，已具友的聘請，做了該校的文科教員。他的知己就是該校的校長。他是個靜候着時期的青年。教員的生涯，將神聖兩字的枷給他架上後，永使他沉浸在清苦的時光中，非有作爲的青年所久戀之地。——因爲不再有發展的希望了。

李輕塵字弱絮江蘇省C縣人。

在輕塵進了那個學校教書後的三月，他發現了一個燃動他心頭意念的偶像。

這個偶像就是張倩君。在輕塵的眼光中看倩君來。覺得輕々的年紀，學識方面也很好，就是姿態方面也值得論及的。這樣的女子，還沒有踏進社會被一切罪惡所薰，她確是可愛的天真少女。

是的，輕塵對於倩君是覺得很可愛的，不過虛僞的名義監視着他，使他不敢暴露出自己的心意。因他是倩君的教師，在鄉間做教員的人，在勞人看來是無限

崇拜的清高者，有的時候不得掩飾自己的地位。所以在輕塵發覺倩君可愛後一月，自己頓感覺一派煩惱起來。他看見天天同倩君相見，同教室上課，但沒有機會能夠無隱忍的接近。雖是有時也有相見時輕靈的媚笑，但終不能滿足他的深心。

在不久之前，由同學方面的風聞，知道倩君同許道明有互相親近之說，輕塵聽見這個消息，就加以監視，固然在人前不自己的流露被精緊的輕塵注意出來；他覺得這是值得加以監視的，於是在一種嫉妬的憤怒中也向倩君進攻了。

經了幾度的思量，輕塵覺得基督教聖經上所說：「你要愛你的仇敵」這纔是戰略上最有效力，於是輕塵向道明接近起來了。同男同學的接近，是並不給予人的疑心，同時在許道明覺得教師的親近是一種榮譽，所以也居之不疑。這樣兩星期後，輕塵的計得售了。

因着同許道明的接近。也有很多的機會自然的得着接近倩君，在倩君方面到底處女的心頭嫩弱，除掉了輕塵的年輕敬愛外，一些也沒有雜念浮起，但自從幾次

的輕塵的逗動她。待她發現了輕塵的對她不平常後。一顆十六歲少女的心，頓像狂風中的柔枝樣搖蕩起來了，不知怎樣纔好？

愛是流動的，輕塵的幾次打動，倩君的心浮動了。愛的成份在受愛一方面，是同情，感激，而愛情，在兩個以上的施愛者，那末受愛者當加以選擇，是柔情與否的選擇，是多情與否的選擇。這時的情君受輕塵的逗動後，處於兩者之間，於是環境逼着他有兩條路，在他面前，要她去擇一條了。

是一個晚上，倩君自校裏歸家的時光，她接到了一封看了信面上的字認不出那人——是自己的熟人寫的字，不禁一怔的展開看了。是三張寫得密密的信牋，他就跑到自己小樓裏坐在靠樓窗畔的書桌旁看了。這信中的一片情感，和着他心坎交奏。他一口氣讀完。最後再看了署名，一個這樣的人浮在她的面前了。

這樣的一個人，身體適中，兩眼流利，教起書滔滔不絕的使人感到無限的興趣。——啊，他，李先生，輕塵……他看後不禁伏在桌上遐想了。但他想像到的只有一個輕塵的輪廓和一些名字之類，餘的再也不敢想下去了。飛躍只使倩君

感到不安的輪動。

在這時倩君面前浮起了一座光明燦爛的樓臺，同時回顧一座先前的比這座灰暗得多，於是在比較中倩君向光明處前進了，這樣先前的那座樓臺緩緩的在轉變中坍塌了。

那個晚上倩君在枕上改變了他往日的常態，苦戰的心頭，不能使她用理智來克服使得安靜起來，道明和輕塵兩個偶像在他心內盤馳着擾動，最後決定一方面同道明周旋，一方面承受了輕塵獻給她的一顆赤心：於是清晨起來的時光，臉都沒洗，就寫好一張紙條，預備夾在文卷裏交給李先生，是一向少女坦白的承受了一個青年的丹忱。後來梳洗時也格外留意些了。

「士爲知己者死。女爲××××？」在她拍粉和搽一些胭脂的時光，不知比平日鏡兒多照了幾次。他自己也不禁笑了起來。

他方纔踏進校門，那門房之旁站着一個人，使她看見了要面紅的人，就是昨天給她信的李輕塵，大概在候她。她想到這些，更使她不自待了。在四眼相視

的一笑後，俯下了頭跑到教室裏去了。

自從那天起輕塵和倩君通信了。大家朝夕同處，但輕塵的面上是裝着師長的尊嚴的，不能像自己這年輕的教師去向少女們多了教授以外的接近。所以只得藉了筆墨來代自己的情。但雖是互相了解的通信了，在人前一些沒有將自己內心的情形蛛絲馬跡般露出過。除了兩人外再也無有第三者知道。

三角的戀愛已成功了。但這時的道明被倩君敷衍得一些不知道，只覺倩君依舊很愛他，不過在約她到野外去走走，終是藉口怕人家飛短流長而拒絕了。在道明方面只知道她真的女子是害羞的，怕人家閒話，不知她在別一個愛的世界裏進展。

時光是在人們悠然中忽馳而去，薄命的春光在幾聲淒斷的杜鵑聲裏老去。一年的風情，到這時已告他最後的遲暮，灼夏的南風拂來，傭疲的帶些倦頹的神情。

倩君和李輕塵的相愛由前進展，已由雙線並成一線向終點進展了。他倆最

是兩情融洽的一天，是李公墩的一致。在書信上的情緒。無論寫得如何親密，終不及兩人面談更見快感。這樣在兩情了解後一個星期日，兩人在離鎮三里遠的李公墩那邊相聚了。不是相聚，是兩人可以盡情一談了。

李公墩是一個大的土墩，上面也有許多大的樹木。據五十歲以上的人，能道這樣的掌故——

從前在三十年前有個李知縣來掌是鄉，那時東海還沒漲出得這樣多，所以海盜不時要起來行劫，所以那李知縣築了那個高墩，以備遇盜時在墩上放起火來，可以召集居民共起拘捕。是取法於周朝的烽火，不過這個是用乾牛糞燒的。所以至今這墩叫李公墩，以誌紀念而不忘李知縣也。

現在離海也遠了。強盜也沒有了。上面也被人植了些樹木，旁邊開設幾所茶寮酒肆，成功一個小小的占蹟的小鎮了。鄉間無高山大河可以登臨躡躅。那末這樣一個小土陵，也可以聊以自解了

這是七天以前的事了。輕塵約倩君在上半天出發，到李公墩遊散了一會，

在那墩上小用午膳後，再散步到旁晚，方纔依依的作別。啊！這是可繁念的一幕。

墩上的濃陰已能蔽日，不時從樹葉隙間曬出點點陽光的碎影。這時有一對青年男女。他在一株大若華蓋的梧樹下草地上，用手帕鋪好坐着。陰涼的輕風，不時從四面轉進來，不時將倩君的髮兒吹亂起來。

「你走的吃力嗎？」男的用手帕拭了面上的風沙後說着。

「我不吃力，我一天能走四十里哩！」輕笑語。

「那麼我明天同我比走好嗎？」笑。

「誰同你比。但比起來你一定要失敗的！」笑。

「好的，我走路也叫你先生吧！」

「誰同你講？」嬌嗔，眼兒一轉的說着。

「唔，你看那兩隻不是粉蝴蝶麼？」

「在那兒」

「那棵小草兒上不是嗎？」

「是的，她倆是這樣的親着。」

「你歡迎也去做蛺蝶好麼？」

「假使我做了蛺蝶，那麼你呢？」笑語注意。

「我要捉了你關在盒裏玩？」笑。

「這樣也好，可以永伴天使般的你了。」

「啐！」

「……………」

輕塵和倩君在這樣的笑談，最後又講了許多關於今後的話，在這樣的同情與了解中，她倆的同情已進展了一層。後來大家滿意的歸去。

三 春風吹到了海上

戀愛的醇酒杯兒在紅醉中噙着時，會使人沉浸到童年去。所以愛的聚會中很多小孩子的口吻。同時無論老人和中年人，在愛國裏都是小孩子一樣，有

的因爲不甘去追求那所謂使人爲之顛倒，而不能捉摸的愛。費去了幾許時期和心血：於是向肉的方面來滿足自己了，不過肉是肉，愛是愛，爲了愛而接觸，是愛的接觸。爲了肉而來要求談愛，是像築在沙岸上的圍牆。終不是永久的基礎。

那輕塵和倩君的青春都在怒耀的時光，這時間的相愛，猶如春雨迷濛中含苞欲放的鮮花，是更有一派使人繁念。

初夏過後，離開暑假之期不遠了。這年的暑假，倩君詐那個學校高級裏畢業了。所以在愛的方面依舊熱烈的前進，因爲女性得男性的專愛比生命還重要。於學業方面也忙於預備，同時預備升學，她的心情非常麻亂，很少空間的盤駐着。

這時的輕塵自上海的朋友那邊來信請他出去，因爲那個朋友方在組織一個運輸公司，請輕塵去辦。於是暑假還沒有到，他倆已商量好秋季一同到上海去了。因倩君的家裏，對於家境又寬裕，子女求學儘可自主的。

在輕塵固然幾個月來的夢想漸次的實現，於詐道明方面漸覺情君近來對自己轉變了。這是無可避免的，想在愛的謀了一個新的偶像後，再去敷衍一個心中所不誠意的，虛偽的表現，遲早總要洩漏的，近來的道明却發現情君對己不忠實了。

於是，他開始偵查，他不甘一朵鮮艷的花朵。在自己夢想中漸次實現佔領，無端被強有力者奪去！第一他監視情君的行動，同時糾合同學注意她。然後再去向情君詰責，是笑飄她的薄情！

這樣包圍中的情君，道明的環視這樣佈置，恐怕激出變端來，鬧起什麼風潮來，於自己的一切和旁人都有重大關係。於是隱忍的仍向道明周旋。中心實已厭他了。

我們知道人是感情動物，所以愛國裏只有溫柔，沒有強迫，假使不能深深地懷柔，是永遠不能得愛國的寵召。道明失掉了懷柔的地位，同時眼看心愛的人兒移情別向，於是覺得這是一種侮辱，非報復不可！不過情君和輕塵的關係，他始終未有料到，只知道情君的心變而已。他還野心不死的不敢向情君作過分

的逼迫，同時嫉妬的憤怒的在尋覓他的仇敵。

輕塵那樣年輕有知識的人，自然較道明要超過一層。所以他雖是和倩君發生了這樣的關係，始終除倩君自己外，再也無人知道，同時無人料想得到的。但在這樣，同時不得不這樣！在閉塞的鄉間，假使發現了這樣的情形，一定要有一番非常的攻擊，同時未來的事業不知要受多大損失，所以只好這樣的隱秘着一切的人。

時以道明費了長時期的留意，始終未有看出。輕塵到底安然的勝利了。

轉眼中幾陣薪風，聲聲蟬鳴中到了長夏。在暑假時，學校中是一個麻煩的時期。無論教員學生都騷亂在叢座的課廠中，同時中心覺得一個長長的暑期到了，可以得着長時間的休息來補半年中的疲勞。最希望的是臨暑假時幾天，早些過去。

那校考試完畢，也放假了。

在校中料理完畢的時光，輕塵提出辭職，那個校長無法挽留，也只得准了

他。於是愛國裏的勝利者，挾了花樣玉樣的愛者投考海上著名的X中學校去了。倩君家裏對於子女求學是不成問題的，所以向母親要求到上海那個學校裏去，也答應了。因為上海有兩位哥哥可以照料她呢。在校中放學後五天，她由輕塵伴着，去投考去了。

是一個夏天的清晨，一夜的風露將暑氣驅盡，所以感着一派涼爽，同時充滿着生命活躍象徵的太陽，方從東方緩緩地冒起，還沒有發出的炎威向人間高壓下來。在那個鎮的西港輪埠上，預備開往上海的小汽輪船拖着一隻民船泊着，烟筒裏，煤烟不時飄蕩出來。這時脚夫的忙於搬東西和嘴裏吶喊。雜着乘客的談笑，混成一片喧嘩之聲。映出一幅鄉鎮上的人們出外作客的圖畫。

在預備開船的汽笛響了第二聲的時候，走來了一雙男女，男的上身穿着法蘭絨，下身白嗶嘰的西裝，手裏提了一隻手提箱。女的穿着一件紡綢新裝。下面一雙白皮高跟鞋，由跳板上比肩走進艙裏去。

「李先生，你到上海去嗎？」許道明在那天早上送表姊到輪船碼頭。達進艙

裏的時候，見了李輕塵就巧遇神精的這樣說。

「是的，送倩君去投考X女學校去！」輕塵自然這樣答他，同時拿手帕拭頭上的濕汗，

「唔，你去考X女校嗎？」失望低咽的道明輕向倩君說。

「是！」倩君輕輕答了一聲，再也不說什麼了。面兒帶些不自然的微紅。

「你下半年升學嗎？預備進那一個學校。」輕塵知道倩君理窘，這樣衝破兩人靜默的說了。

「現在沒有一定，不是到S中學便是C中學的這兩個學校。」

「這兩個很好的，到了中學都要靠自己用功了，退了課，先生都不看見的，不比小學裏一天到晚在一說的！」輕塵笑着說。

「……………」

輪船的第三次汽笛響要啓碇了，於是打斷了兩人的談話。道明這時別了連表姊三個上岸了，船向前駛去，漸漸遠了，縮小了，不見了，他纔悵然歸去。

一切絕望的悲哀飛在他心頭。

——唔……他向歸家路上走了幾步，突然平日深疑莫解的問題瞭然了，好像繭中的蛹兒化成飛蛾攢出繭兒認識了一切。他想倩君對他心情轉變，原來是這個原故——是同李輕塵親近的緣故，怪不得平日無線索的追尋！她倆今天到上海去的情形，一定證實倩君待己的焦點了。她眼前浮起一雙並肩的幻影，同時自己也會享過的幻影時，頓覺心頭一陣悽楚，淚兒禁不住落出他十七歲青年的眼眶裏。

——呵！你們這般女子，這樣的見意思遷，在鄉間已這個樣子，到了上海不知要如何了！但我長想什麼過去的過去了，我絕了這條心吧！難道天下的女子只有他一個人嗎？啊！溫滑的臉頰，柔嫩的臂，口，齒，笑，一個活躍的像，在他心頭一現時，不禁嘆了一口氣，兩手在胸前拍拍，再用手帕拭眼角的凝濕。

他已到家了。半年的咀咒，在他心版上刻了一道殷紅的創痕，同時他情願

將這些過程忘去，不再使她遺留在心頭，徒增了自己的帳惘！

玫瑰園中被摒的道明，固然這樣灰心，同時在軋々機聲中前進的伴侶，却在娓娓的在細談，同艙的人都現出艷羨嫉妬的神情出來。

未來的美夢織在輕塵的腦海裏。覺得到了上海之後，好像深銷在籠中的鳥兒，羈伴着種種拘束，一到上海就可像出籠後，浩渺晴空，隨我徜徉了。同時對於倩君的愛，也可用明白的表示了，不致再出在鄉間的處々隱忍着不能盡量的表現出來。自己心裏這麼想，環境壓迫著使你理想不能實現，這是絕大的痛苦。

上海於倩君還是第二次到哩。在他八歲的時光，哥哥新婚，他同了新嫂嫂到過一次上海，那時年紀太輕，到現在影像完全淡去了。他這次去，可多幾許認識了。同時想到今後，將於上海讀書，實鼓起了無限興趣！倩君的心頭，只有輕塵一個人，所以覺得他的伴着自己，更好像這是她永久的光明！

船身不住的向兩岸砵鞠的浪聲中前進。經過了許多小埠後，就駛進黃浦江中了。廣闊的浦江，雖不是海樣的偉大，但會給予人感到平日所見的渺小了。

遠夕地向西北望去，只見一團籠着灰霧的，這時輕塵就由窗戶中指示給倩君看了。這就是上海。啊！上海在未到過人們的心裏，只覺得上海是個繁華的天堂。取之不盡，用之不竭的寶藏！

三十多里黃浦江水程。沒有多少時光龍華塔看見了。

「你看。那隻就是龍華塔」輕塵拍了拍倩君的肩，指點給她看。

「你去過嗎？」倩君看見了那個樹梢上面高聳的塔，就高興的回頭來問輕塵了。

「我去過幾次的，到了二月裏桃花時節，遊散的人很多，我們來年春天也可去遭。不過除了兩旁的桃花和塔廟外。再也沒有可以賞領，就是桃花近幾年也不如從前了。」

「……………」

離着上海漸夕的近了。倩君手裏拋棄了那冊草野社叢書郭蘭馨所著的玫瑰色的夢——那冊書是輕塵的，裏面所描寫的是青春男女在愛國的幸福，玫瑰，紅色，

的過痕！就倚在窗畔向浦江中望去了。

高大的商船銜接的泊着。英美藉口保護僑民而陰謀其實行侵略主義的軍艦，也不時可以看見。在船身不時進行中，南市董家渡的碼頭輪船到了。

一陣喧擾又騰起，同時馬路上電車也不時送來，這時輕塵同情君因手裏只提一隻提箱和小籐籃的緣故，很輕便的上岸了。在一羣人潮波湧中進行。

到了馬路上，輕塵領了倩君到正昌洋行裏會他的大哥，將母親嫂嫂託帶的信和雜物都交給他大哥後，即由他大哥領他到寓裏，因為他哥々只有一個人租一個樓面，還有餘舖可以住人，同時熱天的休息也便當一些。輕位別了倩君到朋友運輸公司裏去接洽了。約明天來領她去報名投考。這樣兩人別了。

「那個是啥人？」倩君的哥々在輕塵走後問了。

「是鄉間校裏的李先生。」

「教什麼課程的」驚異輕塵怎這樣年輕。

「國文和歷史。」

「……………」

在倩君的哥々老於世情的眼裏看來，知道妹々與輕塵的一些關係了，聽他說是他的先生。使他心中也安了一半，想來不致像現代一般輕薄浮滑少年一樣。這天晚上倩君由哥々領着遊了五點鐘大世界後，始歸寓休息。

一天的在舟車中勞頓了的倩君，自在大世界歸寓後。感到非常的疲勞：同時腦海裏幻了許多迷離的影像：不禁榻上即悠悠然入睡了。

在明日的早上九點鐘的時光，輕塵從朋友寓裏出發到倩君那裏去了。同時倩君也起身，他的哥々預備一切都託了輕塵，自己到行裏去了。這樣輕塵就領了倩君到南市的那個X女校去。

一切投考的手續清楚了，就去應試，拿倩君那樣平日的成績來考X女校是可以決定錄取的：所以在輕塵在外面等了兩個鐘頭後跑出試驗室的倩君含笑的說很容易做中，知道這是不會落第的了。這樣兩人滿意的歸寓去。

固然，在隔了兩天的報上新生揭曉欄裏，張倩君的名次高々在X女校錄

取了。

此後吹開玫瑰花的春風，已在上海散展了。

四 滿懷着刻骨的相思

是一個初秋的斜陽影裡；在上海南市X校臨馬路的宿舍樓窗上憑倚着一個少女，在向馬路上車馬流盼。是初秋的時節了。幾陣涼風拂來帶着絲絲嫩寒的情味，路旁的洋楓樹從幾度秋風的吹拂中漸漸萎黃憔悴起來，好似一個病久的婦人一樣。在車馬過後，路上不時飄起飛塵，這是都市的特徵。

她臨窗看了一會，再仰望到天空，一碧蒼穹，高高地被西落的陽光所泛出來的霞光散雜着。是一種美艷，一種大自然所織出的美麗。她後來回頭進屋了。這時路上有一輛摩托車在馳過，餘聲尙在繚繞着。

這就是張倩君。自從投考X校錄取後，那時在哥哥寓裏留了兩天，買了許多東西回去，那時輕塵留在上海，就約好開學時去接她到校。這樣一雙情侶黯然的在輪埠握別了。

別離別離，嘗到相思味。這是愛國裏滋味。

在這別離時期中書信的往還非常的纖密。那時別緒離情，都在燈殘的靜夜，或涼意的清朝，舒寫出來，由綠衣的人間之使給她倆互相傳遞。在戀愛的男女相隔中的書函，好是渴後的清泉！

「輕塵，近來靠不住，恐怕在弄女人吧！」輕塵的朋友，就是那個運輸公司裏的，看見輕塵近來不時注意郵差的神情，是的，這是瞞不住人家的，一種形態會不自己的暴露出來，給預人家懷疑，猜想，輕塵的朋友也猜想出他的情形了，於是這樣的問着。

輕塵跑出了辦公室，到自己臥室裏，對案頭的日曆看了一會，心頭轉，到再隔多少時光，心頭渴想的人兒可以會晤了？他屈指一算，不禁自己笑了起來。

這時他從臨馬路窗望去，只見路上的車馬似流水般絡繹着。他看了一會再回頭對案上的鏡兒自己照着。再從第三隻抽屜中取出了信牋放在桌上。

他將信牋放好後的一種情緒，頓像水銀在心頭四散的溶然擾動起來了。

「我親愛的情妹！」執了鋼筆蘸了墨水落到信牋上纔這幾個字，在他眼前噴浮起了一個輕盈淺笑的情妹。他對桌上的小鐘四點五十分的望了一眼，再就寫下去了。字裏行間，玫瑰的芬芳密密地密織在裏面。

在那桌上的鐘在五點半的時光，他已密密寫成三張布紋牋了。他寫好後，放了筆再從頭看一遍，面上流露出無限的笑容，好似伊人收到了這信的樣子。心兒整個的沉浸到這封甜蜜的信裏去了。

一派甜蜜的餘韻。同時那位朋友也聽得津津有味的神起來，只呆呆地聽輕塵說着。

在輕塵將自己甜夢的已往說後，只對那朋友一笑。

「老李，倒看你不出，有這樣手段！」艷美的樣子。

「這有什麼道理，只消你放工夫下去，一定會成功的。譬如你有意于她，不妨放出你的心血在培植愛的蓓蕾！在兩人起了共鳴的感應後，已踏上了芬芳之路了。」輕塵得意的這樣說了出來。

「老李，你休得意。那位鄉間十六七歲的少女，到上海來是最危險的。所以你要好好的去培植你的愛哩！」

「那是，我自有法兒的！」

「……………」辦公室裏有朋友來了。於是中止了他倆的談話。

「你猜差了，我并不是弄女人呢。我到上海還未有多少時光，怎樣去弄呢？」

輕塵這樣遁詞的笑向朋友說了。

「謝謝，你這種說話誰要聽你，不如講給我聽聽，或者可以幫你忙哩！」那位朋友是老於世故的，比輕塵年紀大三歲，已在去年秋天結婚了。所以早在輕塵的答語中看出他的心意了。

「真的沒有，我這次到上海來。還要請你介紹呢。」

「好的，我同你介紹，那位密斯張好嗎？」那位朋友向輕塵微笑凝望的笑。

「……………」輕塵聽到了「張」字，頓時心裏一跳，面兒也紅了起來，向那朋

友一望後不再說下去了。

最後在他們的談話中，輕塵終於將自己半年來深隱在心頭的溶溶艷影向他的朋友宣布了。嘗過一種美酒，是桃紅色的美酒，在過後的追味中。依舊有。

他看後就封好，貼上郵票，放在自己西裝袋裏，預備晚上出去時寄去。

自從幾聲高噪的蟬鳴低吟後，炎夏漸漸的過去，初秋悠然的到人間了。在被暑氣久困的人們，拂到了幾陣涼風。頓引起了無限快感！好似一位僮父逐去後，來了一位聖潔的處女。

秋風起後的海上各校都開學了。於是倩君在接到了輕塵的信後，就檢點行裝，還是初次出門。帶些故土之戀，同時覺得一種新生活將從此開始，心頭也有些活躍。

那個晚上：母親嫂嫂都來同她諄々話別。母愛的沈浸，最使人陶醉，她母親絮絮的說了半夜話，纔各自去安睡。

朝上。由僕人將行李送到船上，再由倩君的母親託了船裏的賬房沿途留意，到了上海是有人在輪船碼頭接的。這樣倩君在早晨微風吹拂中別了家庭到上海去

了。

初秋的江岸，只有漸黃的菽葉蘆花簫蕭作響，高高的碧落，感着一派涼意的爽氣。倩君獨坐在艙裏在看梅辨雜記小品集。疲乏了眼的時光，不時向窗外望去，看看這樣秋江景色。

百餘里的水程，自上午七時起到午後二時到上海了。

在南市的那個輪船碼頭上，午後人漸漸多了。都問船什變時光可到？今天潮水怎樣？這時在這聲調浪雜中也穿進了一個西裝少年。向滿籠着煤烟帆檣煤烟林立着的浦江裏望去。在遠處的一聲汽笛傳來，更使他有許多希冀的飛躍。

「來了！」在碼頭上的人急切的盼望中，大家喊出了這聲，是的，從南面有二三聲汽笛響後，那隻船向碼頭駛近了。終於傍向碼頭。

無秩序的喧擾，行李的搬弄，車馬的兜生意？將這時的景像。幻成人世爭鬧自擾的一幕。

那個西裝少年立在路側，看船裏起來的行人。急切，疑惑，在他盼久不見中將心頭波動。這時船裏的情君心裏也很急，不知輕塵在碼頭上嗎？所以也不時從船裏頭向碼頭上望去，自己不敢上岸，同時還有行李帶着。

「情君」驚喜的神情，不禁滿溢出來。是在乘客疏少後，輕塵看見了情君，同時下船了，同她握手了。

「你來了多少時光？」情君一顆懸懸不定的心，終於放下了。

「我一點鐘來的，我候了許久不見你上岸，我疑心你今天不來哩！」

「我身邊帶行李，怎麼上岸呢？」

「現在這樣吧，將行李送到校裏去！」

「好的！」

「……………」

在X女校的校門口停了兩輛人力車。同時幾個校役將行李搬了進去。輕塵和情君去向會計處繳了學膳宿費，一切註冊臥室雜項安妥好後，已黃昏時候了。

就向校中請了假，到一家菜館裏吃了晚餐，再送她到大哥哥那邊去，在這半天短短中相離時的情絮，絮絮的訴個不休。啊！久別情侶的初見，是怎樣繫戀？

那天晚上，倩君留宿在哥哥寓裏，同時將嫂嫂母親帶來的東西交給她哥哥，在寓裏說了一派家常瑣事，同時倩君的哥哥諄諄的善告她，上海是萬惡淵藪的地方，對於一切交際，應當十分留意！同時校裏都是一般奇辰，更容易受人家誘惑！總之：處處地方自己留意纔好！

倩君的哥哥居上海者久，對於海上男女學生的新聞也聽見過不知多少；所以對於新到上海來的妹妹加了一番指示，免蹈人家舊轍而成笑話。對於自己聲名也很有關係呢。

在沒有識破海上怎樣萬惡的倩君看來，覺得這是哥哥把他的尊嚴來向自己應有的訓告。她覺得自己很把持定了，自己的心兒也有了寄宿，不會再有什麼意外出來現在的自省中。

啊！這是好似一隻將咬破自己的繭兒來認識宇宙偉大的飛蛾！她在繭中一小小天地中，再也不知道外面是怎樣的偉大，裏面是怎樣的渺小！

明天，倩君由輕塵到她哥哥那邊領她進校。那天校裏舉行開學典禮，在輕塵送她到校後歸去時，她也進去禮堂參加，她是新學生，所以害靦靦的雜在人羣中。

這天到校的同学有四百多人，那些脂粉香氣的蒸發，好像到衆香國裏一樣。這天倩君看見了不少活潑的女伴和好看的新裝。都市文明的影像漸漸地映進她的腦海裏，發現了她夢想不到的境域。

這樣倩君開始海上的生活了。

五 最快樂的一夜

是一個初秋的夜晚，北四川路上輝煌的燈光燦同白晝。這時在上海影戲院的門口站着一個西裝的少年，好像有所期待的樣子。不時對來往的單馬加以注意。光滑的馬路上映上了兩旁的燈光，像天上的銀河一樣。幾陣涼風吹來，

使人感着一派秋意。

這天是星期六的晚上，倩君向校裏請了假，匆匆的向北四川路去踐輕塵的約，在二天前輕塵去約倩君到上海大戲院看曼麗畢克馥的「情敵。」所以她去了。自從到海上以來，倩君同輕塵的愛程已突飛怒進。是的，青春者底心，熱烈的火燄加以燃燒，怎能將自己克服呢？同時看見女同伴的偕了所愛者的況味，也可以撩起自己的愛幔。況倩君也早有心中夢寐的人兒呢。

記得那是X女校開校以後的三星期後，倩君，就添製了不少新裝，這時倩君已漸脫盡鄉的習慣完全上海化了。

倩君到了上海大戲院門外，在四顆眼睛的交視中含笑的跑進去了。

動人的音樂淒緊節奏着。幾盞鵝黃色的燈光，也發出醉人的光芒，這時銀幕上哀感頑豔的情節不住的表演着，打動了觀者不同的心弦。

這張影片是這樣的一個情節：

一個風華的女子，誰都對她要顛倒的。有一個少年愛了她，同時還有一個愛

她的少年，在那少女的選擇中，是想將自己的愛給第一個少年。但當她向那少年寓裏去時，突然看見一輛汽車向她面前馳過，裏面是她欲愛的少年和一個同坐的女子，這樣突然的幻滅將她心中打動，於是他轉向第二個少年那裏去了。在轉變中。她決心愛上了第二少年。

在第二天曉上，那第一個少年來了。那少女拒絕了他，使他莫明其妙。因為他自己還不知道昨天同了表妹出游被她看見的一件事，同時那表妹早已有了一個人，同他是沒有關係的。

這樣在第一個少年失望中，去探明這件事的轉變之源；最後知道了這麼一會事，於是深恨他的表妹；後來表妹知道了，就同他介紹一個女子。這個女子就是第二個少年的妹妹，這樣兩對有情人成了眷屬。

在銀幕上四瓣唇兒湊合的時光，倩君同輕塵的手也握得緊緊的，通過一派熱流的濃意。

當銀幕上兩對情侶在月下談話漸漸遠了不見中，燈光亮了起來，輕塵和倩君也

起身在人羣中出了這戲院。向北四川路南走在一家廣東店裏吃了點心。

在踏出點心店門外時，輕塵心頭的意念突然的緊張起來。

「倩，現在到什麼地方？」走了沒有幾步，輕塵這樣問了。

「……………」回答的只是飛上兩瓣紅霞的羞澀的笑。

「你哥哥那裏恐也太晚了吧！這時去也要使他疑心！」輕塵補上這二句有力的話，

「怎樣？」依舊笑。頭俯下沒有抬起來。嘴用手帕掩着。

「……………」在街燈暗處兩個影兒凝併了起來。

這樣換了一個境地。

是一間一隻床，一隻沙發的房間。電燈自天花板上垂直掛下來。光芒怒射着。這時隔樓方纔嚮過一點鐘。

「夜深了，我們休息吧！」倚着樓窓的一雙男女回過頭來，男的這樣說。

「……………」四個眼線的接觸中有一派蕩人的情緒。

「你睡在床上，我就在這沙發坐罷！一男的說。

於是，他倆休息了。女的睡在床上，男的和衣躺在沙發上。

——青春的男女，兩個能在旅館裏，可以保持着純潔嗎？ 避免肉的接觸嗎？ 保持了純潔能給予世人的信任嗎？ 輕塵理智的這裏最後想了一會。

「……………」床上不語的轉側聲打進了輕塵的耳鼓。

——心愛的人兒一切都披露在我的面前了。這是絕對的應當享受，這是青春的快樂！ 啊！ 那光滑的粉頰，甜醉的櫻唇，一雙豐滿如象牙半球形的乳峯，這雙乳峯上面可以使百戰百勝的英雄，鞠躬盡瘁而後已。 下去是兩條曲線的終點，這是人類的根源，人生的勝利失敗都爲了這裏。 醉，醉，這是愛的最高潮，這是愛的靈感，愛爲了什麼？ 輕塵想到這裏，突然坐了起來。

「……………」輕幽的嘆氣和轉側聲又在床上搖震。

這種情形中，輕塵一種膨漲欲裂的熱力忽地全身被牠襲擊。 官能的誘惑人生的本性完全暴露了出來。 他在沙發坐起來，身上衣服脫去只一件背心和短褲的

走到那床去。

在床上的倩君，身上穿件小衫和荷色花邊的小褲，抱了薄衾不能入睡，心裏好像大海中的波濤樣在汹涌，他覺得有些害羞，同時覺得須要一種強力的壓迫。

一個十六歲早慧發育完美的肉體，是好像一朵含苞的白玫瑰一樣須待東風的吹開，變成濃豔！

她睡在床上，孤單的，同時相愛的他又在相離四尺的地方，這樣比較平常真的一個人更難堪了，他有些怨輕塵的忍心了。但須要輕塵伴他嗎？假使問她這樣一句，他一定害羞得哭出來。不過輕塵是去伴她，她不會推拒的，情熱擁抱的！

「妹妹！」一聲帶顧的聲調。

「……………」回聲是一個轉側，時倩君兩頰紅得有些灼然。

這樣輕塵終於擁抱着倩君了，倩君兩眼闔着，軟綿般的倒在輕塵懷裏了，血的急流，心的跳躍，可以互相聽出來。

這樣過了一夜。在朝光窺入了窗中，於是他倆醒來了。兩人視線接觸中一笑，擁抱起來接了一個長吻。在這長吻中。將昨夜的顛狂風魔最後的醉人的一刻都回憶了起來。

倩君的頰上紅潤的添了兩瓣紅雲，這樣的美麗自她出生以來沒有過，這是加了一種新生命的表現。輕塵却感着一派幾度強烈興奮的疲勞。

一夜美豔中的時光，已輕輕的過去，上午十時起身後，她倆預計星期日的遊程了；今天我們到公園裏去吧！

這天他倆在虹口公園裏游散了半天纔分別。從十時後出了旅館門，到一家點心店用了些點心，開始到虹口公園裏。昨夜的在濃郁中沉浸的幻影不住地在他倆面前閃動。只消他倆視線一接觸，會忍俊不禁的笑起來。

在斜陽里影他倆別了。倩君預備進校，臨別的時光是一個飛吻，纔依依作別。

到了校裏，踏進了自己的臥室裏，臥室裏只有一個同學朱蘊英住看書，見他進

去，就急急的將書掩好放進抽屜，看去面兒有些發紅，惶愧的樣子。便啓了倩君的疑逗。

「你看的什麼書？」倩君同蘊英很要好的，這樣緊逼上去。

「小說！」蘊英面兒便發得紅了。

「什麼小說？」疑逗信實的追問。

「不同你講。」

「我定要看！你這人靠不住，看些什麼？」倩君跑過去蘊將英捉住要開他抽屜看。

「哦。好姐姐我給你看，你看後不要告訴人！」蘊英纏不過，纔將抽屜放開，拿出一冊薄々多印刷很壞的書，上面標着「新詩」兩字

倩君那樣的聰明，從新詩兩字想到諧音的字上去了。

「今夜借給我看！」倩君笑向蘊英說。

「不要給別人看見！」

那夜倩君在房間裏獨自將那冊「新詩」(?)從什麼董二嫂，錫杖挑開地獄門……看完。面兒紅得有些發燒，同時覺得身體有個部分突然的緊張了起來，這樣在思想慣的路中想到了輕塵。覺得昨夜的滋味又醇然如醉在她心頭。一夜在迷惘中過着。

「……………」這樣對過朱蘊英的牀上，有節拍的搖動聲轉過來，惹動了倩君半睡的狀態，使她注意了起來。她聽着。最後一陣劇烈的翻身轉側似的響動後靜寂了起來。依舊沉沉的死夜。

倩君疑心了起來，從蘊英想到這放在枕下的那冊書，書裏的一個表現突然使她想到了。她想到一隻手在一個地方的送，她想到這裏，就翻了一個身。睡不下去，她就索性起身，點上_{（？）}紫羅蘭牋鋪好。這時對過舍監先生房間裏的鐘響了二下。

「我親愛的唯一的甜心——我的輕塵哥哥：」
他寫上這兩句，愛絲笑意，好像把昨夜的濃情浮起。

現在我在這午夜過後的二點鐘寫這封信。想來你是在甜夢中了。我今天歸校一些也睡不着。不時將昨夜怪羞的情況浮起。啊！在燈光中對鏡照照我是個神祕的離開處女二十四小時的少婦了。

我昨夜起初感到像你那樣平日溫柔的男子，會竟凶猛得像野獸一樣！我想起你們愛一個女子是這樣。假如是恨女子不知要怎樣的了。不免有些疑心你們男子最靠不住。我說男子像一隻貪饕的貓。

最初那樣……，但最後像吃新鮮荔枝，浴土耳其浴那……怪羞的我也不高興說了。我在昨夜得到我有生以來得着一種新生命！

親愛的，我寫到這裏，精神與奮起來了，我在這裏吻了三下，你收到時去吻罷！親愛的，祝你

快活！

你的倩妹於殘夜之X校東舍

他起初很興奮，後來依舊倦然的寫了這些，草草的封進了信封，塞在那本莎士樂府裏後熄燭上牀了。這時朱蘊英床上又傳過來幾陣低微幽怨的嘆息。

這樣一個夜悠然的去了。

六 因看書結識了情侶

「……………」一聲嗤然的笑聲將倩君驚醒。

「什麼？擾人清醒！」倩君卷眼這樣說着。

「噯啲……………」倩君見蘊英翻自己的抽屜。不由從床上直跳起來，將蘊英一把抱住。從她手裏把張信牋搶回。

「……………」蘊英只對她笑。

「你好，私看人家信，試問你昨夜在做什麼事？」報復的神情這樣說。

「做什麼事？」蘊英的面兒頓紅了起來。對倩君望着。

「問你自己。」

「……………」

他倆這樣並坐在床上親熱了起來，在倩君口裏露出可以同蘊英介紹一位男朋
友。於是倩君和蘊英互相保守秘密，不過在蘊英見了倩君那夜一封信後，不禁

自己心神更較從前馳蕩起來，他很羨慕倩君。他自己感到空虛、孤獨的悲哀！這樣隔了三大。從倩君寫信給輕塵問起可有相當的明友給蘊英介紹後，輕塵有回信來，約這星期日下午到極司非而路公園相會：同時叫倩君領了蘊英來一同介紹。蘊英聽到了這個消息，心頭頓時無限的活躍。一片希冀像朵朵彩雲在她面前浮動。不過她起伏於心的不知對方是怎樣的一個人？可否是她理想中的一個男性？

蘊英的面貌和倩君差不多。不過在面上多幾顆細小雀斑。那天是星期三，蘊英只希望時光過得快一些。於是希望時光的消逝中對鏡端詳自己面貌的工作，不知比較平常殷勤自多。又去新修一次髮，買了一盒好些的香粉。「女爲悅己者容，」是的，男女初度相見時的影像最深刻！所以對於初度的修飾是不可或缺的。蘊英自然難免一個少女的心情。

那是一個星期日的午後，秋陽慵然暖和的照着。海上西郊。清寂的夾在兩旁落葉蕭蕭的洋楓樹裏。比較別有一般風味。深現出這是都市的郊原。同時

不時有一輛摩托車悠然馳過；捲起了馬路上的輕沙；這也是都市郊原的特徵。

這時有兩個西裝的少年，沿着馬路在樹影參差中過去。

兩人沿途笑語着。這時他們兩人向前走去，一個穿着淡赭色的西裝，一個是身灰色的，皮鞋聲在水門汀上整齊的響出來。和着他們心頭的飛躍作進行曲。

到了那個公園的門外，兩個人突然停止脚步，沒有進去。

「我們先在這裏等一會吧！」那個灰色西裝的看着表這樣說，「好的！」

這時公園裏進出的人很多，那汽車也連接的停着，那兩個人在石獅子那邊立了一會，看了兩輛公共汽車和無軌車裏不見盼望着的人來。——不致失約吧！那灰色西裝的這樣眉見一動的心裏轉想着。

「我們進去等吧！」繼續自心裏輪動後說。

「那末我們進去。」赭色西裝的對一位看了一眼說着。

他們二人踏進公園，拿了「派司」一照進去了。

這時從叉校走出來的兩位女生，粉都拍的白白的，唇上胭脂紅也塗得不少，出

校門就踏上人力車向電車站走去，在車上不時拿錢袋裏的小鏡子出來照自己的容貌，撕着粉紙在粉兒不調勻處拭着。

一位就是倩君，今天穿那荷色綢的粗異綠的秋裝，後面的是朱蘊英，穿件桃紅色底細小黑點的夾袍。兩車飛也似的跑去。

車子就到了電車站，她倆就跳上一輛電車。在電車裏使全車的人都注視起來，尤其是幾個穿着西裝的青年，眼巴巴的望着不捨。同時嘖嘖的私語着。

到了南京路。她兩要調車了。那三個少年也跟着下了車。他倆跳了上一路電車到靜安寺，三個少年也跑到靜安寺。坐在對面，不住的對他倆微微的看，看了一會，三個好像批評似的私議。倩君見了這樣情形，知道這樣的一個男子們的技倆；因為她經過不知有多少了，並不放在心上；有時也要向他三個望上幾眼。於是益使三個放不掉了。不過蘊英心裏不住的有些跳動，看看三個人有些害羞的情態。

車子到了靜安寺。轉車到極司而非路公園去。於是這三個青年有些躊躇了。

——跟去呢？或者就放了一次生？最後看他們好似送佛送到西天那樣的決心，就念力的跟着也跳上了無軌電車頭等裏去。

這是倩君笑了起來。笑男子們這樣的無賴，同時將要使他們大大的失望呢！不過也可懲戒他們哩！

到了公園門口。

「她們到公園裏去。」一幫三個人中略矮一些的說了。

「唔……」穿藍色布長衫的注視着她們兩人。

「恐怕她倆裏面有等着的人吧！」餘一人說了。

「管他，我們已經到了這裏，總要甲乙丙（？）到底了！」那矮的說。

「好，我們也進去！」

這樣，他們三個人跟那倩君蘊英踏進了公園裏去。

「塵，今天恐怕不來了！」在公園裏面芳草地上坐着兩個西裝少年。那個赭色衣服的向灰色西服的這樣向公園裏門口進來的大道上望望這樣說。

「不會的！這時恐怕就要來了，叫你慢些來，你却這樣性急，現在等得有些討厭，」那灰色西裝這樣訓告似的說着。

那兩個就是李輕塵和陳天放。他倆是海上新相識的。因為陳天放是他轉運公司裏經理的朋友。現在上海G大學裏讀書。大家是年輕，所以也容易相識，在相識後三個月的交往中已成親密的朋友，什麼事都大家無顧忌的談論了。

緋色的夢境總是緊緊地圍着青年，從幾次談話中知道天放游絲般的心還在風中飄蕩。如是輕塵在倩君來信後覺得這是絕好的機緣，於是就同天放介紹了。

在蹣跚徬徨的陳天放得着了這個消息，是怎樣的心兒活躍呢。

那天天放穿一件新製的西裝，皮鞋在隔夜費了二個鐘頭擦得亮亮地可以鑑人。在昨夜又使他精神很興奮的一夜沒有睡着。紅色雲團的塵影飄飄般裊動在他心頭。新的希冀急切的求實現。那天起身得很早，看看天很高朗；因為昨夜他睡的时光灰色圍雲籠罩呢。一切可以在下午動手的工作都預備好，那天整個的一

天，什麼都不管，只爲了這樣一個動機。

就在午膳後就急急地催輕塵到那個公園裏去。在輕塵看起來，天放還是個對於女性很幼稚的青年哩！

輕塵那天就早早的同天放去，本來要到公園裏去，這樣可以多坐幾許時光呢。他們兩人在公園裏走了一會。就坐在那草地上休息的等着兩個天使的飛降！這時園裏的人很多，大概都是怒輝着青春的人兒。

突然。

輕塵注視到園門口，二個女子後面跟着三個男性進來了。視線凝望着不動，見那兩個女子在路兩旁尋人，因爲約定在路旁草地上的。

「來了！」輕塵拍了拍在着那邊樹陰下談話情侶的天放的肩頭。同時身體也立了起來。

「唔，」突然一跳，無所措的跟着起來。有些踉蹌的樣子。

「你們來了多少時光了，害你們等，對不起！」倩君的笑語柔聲，

「……………」空間的朱蘊英和陳天放視線接觸了一度，各似帶些羞澀的移向別的地方去。

「這位就是蜜斯朱。」

「這位就是蜜斯張。」

「這位就是陳先生。」

輕塵這樣介紹了。這樣在眼波的交流中各人心中有種神祕的感應。

「……………」立在兩丈多遠的草地上三位少年，看得呆了，垂頭喪氣的向曲徑裏走去，被樹影掩沒了。

這樣四個人緩緩的向北走去。

「今天真笑話，三個小鬼從我們那裏跟到這裏。」在自己心愛的男子面前這樣說是表示出我的美麗，有人來垂意，我拿來博我心愛者的歡心！倩君這樣說給輕塵聽。同時又向輕塵轉了一個眼波。

「你們進來時的三個是嗎？」

「真是呢。惹氣來！」

「好，密斯朱可以和這位陳先生談談！」倩君這樣說。

「……」蘊英和天放抬頭，大家只微微的一笑。

「我們坐在那裡，你倆停一會可以來此地相聚。」輕塵對蘊英和天放說着。

這裡輕塵和倩君到那邊樹陰裡去了。並肩挽手的雙影住陽光中拖得長々地移動着。

在這樣一個境地。

是一個湖邊：有幾株雜樹障在那張椅後，像一個屏風：這是如鏡的湖面，只靜靜的鋪着一些沒有波動。那張椅上坐着一雙男女，在輕幽的談話。不過靜默凝望的時間多，大家偶然接談，只是在微笑中一二聲，中間好像還不大十分親熱的樣子。這就是朱蘊英和陳天放兩個。經了倩君的介紹，選了這幽靜的所在，作了一次初度的相會。但初次見面的男子，心裏都是活躍的，口裏難出話

然的表現，牠不受什麼縛束的，所以愛也這樣的，只能讓於自然的蘊育，假使用黃金去買的愛是人丁的一樣東西，並不是那樣東西的原質，所以有的地方，你能够擁抱的只是爲金錢犧牲的肉體，不是一個聖潔的靈魂，是不能受外物強制推移的。

那天蘆英和天放相識了，各人的心頭印了一個影像，這個影像的散淚和現實。都在牠倆分別後的能否用人的心血塗上。這就是愛的始基。

七 新闢着第二的愛園

蘆英和天放兩人注意的問談了些雙方學校情形，還有同學中的瑣屑。看看西去的斜陽，緩緩的落下去了。於是她倆也同意的立起來，到情君約定的地點去了。

這時情君和輕塵在另一個境地中談了許多話。這時的情君非常嬌媚，對輕塵好像一個柔順的動物在操牠生命者的面前。是的，一個女子，在男子追求她的時光，是個驕傲的天神。胸前掛着了金星。腳底下踏着彩雲。使男子感到她

是不容易高舉的。到追求得到了，她的心頭爲男子的心所繫住了：於是她以前的驕傲消失了；金屋殞落，彩雲逝去，柔順的，溫婉的，惟恐男子拋棄了她！後來在她肉體；男子得到了安慰，於是這時的女子，好像操於男子的手裏了。因爲自己尊貴的，聖潔的，可以向人前自傲的被男子取去了。於是向男子不得不獻媚，惟恐男子得到她的好處後將她遺棄。所以倩君在輕塵面前已到第三個時期了。

她倆談了一會，天放和蘆英來了。於是起立，在倩君的眼中先要看蘆英一眼，知道蘆英認爲滿意了。這樣她們四個人一同在園裏走了一轉，出門而去。

這時是個黃昏燈影的時光了。兩旁商店裏的燈火輝煌，成了海上夜之市的沉味了。倩君和蘆英與在一家晚筵店裏出來的輕塵天放分別後歸校。二人在路上都很快活的談着。路旁的燈光照上她們的臉，好像化了朵朵彩雲。

蘆英的心頭，顫動着未來的光明。倩君的心頭，只能夠站同踏進幸福保障的樓臺了。

那夜回去後。在蘊英初戀幻影將要洩動的心頭，在枕上做了一個不時想到，同時在夢境裏做到後醒來時要非常面紅的夢，同時那個幻影不比從前細碎了。

是放進了一個安置自己未來幸福的樓臺裏了。在一個夢中從甜醉裏一顆癢癢齶的從掙扎中醒來，聽見同室的同學在鼾睡中。同時覺得有一塊地方有些濕然，有人發現了要使她面紅得哭出來的。

這樣做了蘊英和天放相識的起點。兩顆熱愛的心，在愛座前的跪頂中，在邱比特小巧的弓弦響處，幸福拋向了人間！從此蘊英在夜間的一種苦悶解除了。倩君和輕塵是愛國的先進，天放和蘊英是愛戀的初嘗；所以蘊英和倩君特別要好，是處處想從倩君處得到一些愛國的歷程。同時天放也不時從輕塵處所謂討教一些門檻！

這樣兩對戀愛着。

這不是在上面說過麼？愛的道路是不平的，同時是流動的麼？在倩君和輕塵達到戀愛最高潮。發生了肉體的接觸後，是得到了女子的好處後，意志起了浮

動。同時和公司裏後面一家趙公館裏的二小姐因對門居的關係——那二小姐的臥室就是對着輕塵的臥室，大家開窗時可以看得很清楚，中間只隔着一條泰安里街堂。以輕塵那樣的年輕又是對於文藝有研究的人，在每天的起居相見不言中，大家起了一些纖微的感應，從這點感應中不禁低徘徊避的輕颺淺笑裏兩顆心顫躍了。

從李輕塵的探聽中，知道那個二小姐叫趙嫣然，今年十八歲，在附近一個教會女學校裏讀書。家裏有父母兄嫂和一個姊姊，兩個弟弟和一個妹妹。父與兄都在銀行裏辦事的。同時也很開通的家庭，都市化都深染在那個家庭裏。這樣輕塵運用他的思想追求了。

在清晨起身的時光。那個二小姐的妝臺就臨着樓窓。她起身。她起身後喊娘姨要面水，她梳妝，她拍粉，輕塵在對面看着，是每日的一種工作了。她到晚上，樓燈耀處，可以聽清脆的聲音，在讀書和教她底弟弟，輕塵一顆心又到初戀時的況味了。

一個晚上，那時輕塵又在做他凝視的工作，對過的二小姐晚膳過後，也倚着樓窗，在四顆眼兒的交視中又成了媚人的一笑。於是就在那個晚上，深夜裏輕塵他想成一段文字，想做一些相識的紀念。

到了深夜的一點鐘纔休息，同時那篇東西也寫好。就夾在那冊花月痕小說裏休息了。

這樣過了一夜，到明天早上起身，將昨夜寫的那東西拿出來看了。是這樣的一段緋色的文字——

我給這段東西你看了。在你接到了這段東西之後，一定很驚異吧！怎樣有這樣的東西飛來？在你看了這段東西後，不知要作何感想？這是我所深盼的！我現在執筆寫成了這段呈獻給一個冠著玫瑰花鬼少女的文字。

在今年炎夏時節，我飄泊到這萬人如海的黃浦江邊來，進了這個轉運公司裏。人世相逢原是夢，我到這公司裏來後，就識到了一位芳鄰，——那個芳鄰是誰？你知道嗎？這位芳鄰的容貌我像會相識的端詳過一會：這蓬鬆的頭髮，圓圓的

臉頰，白白的粉靨，小巧的櫻唇，什麼都帶着使人迷醉的體態！最使人繫懸的是幾聲嬌耳的鶯聲。我每天聽到你教弟弟的聲音，我真願返到我的童年，做了你的弟弟，受你的教訓。那樣聲音的好我形容不出來。總之：像我在玫瑰園裏身經百劫的英雄，也被這個聲音逗動了。那末也可以想像得出這聲音的力量了。啊！我冠著玫瑰兒的人，你是綺年玉貌的王者！

綺年玉貌是青春。呵！青春是值得怎樣的可貴啊！人生難得的而易消逝的是青春。現在我們都是年輕，是在青春絢爛的時光。那末我們同時在青春時光，怎樣纔無負我們的青春？青春是易去的，人也要老的；人老珠黃不值錢，那末我們方在青春的時光應該無負於我們的青春纔好！尤其是像你那樣天仙般的少女！

不是麼？我們再過十年或二十年之後，現在我們所引為孤傲的青春消逝了。那時候我們再追悔從前，青春時代沒有異情的享受還來得及嗎？遲了遲了！什麼都遲了！消逝後的年華是不再來，失去後的青春也是同年華一樣！同時在青

春過後的追戀長梅只是弱者的表現，有什麼用呢？ 去的去了，並不因你追戀長梅而歸來。 那末唯一的只有在青春時代我們不要使它輕輕地過了！

我今年在此地，同你無端因比鄰而相識了。 相識的時光，你是年輕，我也是青年。 假使我們就這樣隨便的過去了。 天天大家在低徊佯避中過我們少味的生涯。 但人世無常。 滄桑多幻，或許在未來的明朝，有多情的天使會將你送到幸福的樂土，將我送到無情的深淵。 那時候我們別了，在我們別後回想起從前曾有一位這樣的芳鄰。 在我們相識的時光，沒有同他接談過，現在是別了，天涯海角，迢迢人海，我將到何處去尋她？ 那時是怎樣的悵惘啊！ 我許到白髮飄蕭遲暮的時光，一個人在黃昏時分，回想起歲春。 回想起青春時代的一瞬，逢到過像你那樣的少女；但只是隔樓探望。 沒有留一些相識的紀念，現在已垂暮年華了。 人老了。 青春消逝了。 那時的悵惘更怎樣呢？

於是，我寫下了這段東西，我們現在都在青春，那末我們應該結識一番，留一些紀念，不負於我們的相識！ 像你那樣聰明底少女，一定會懂這個意思的！

我以為我們這樣不意的相逢是值得紀念的，所以留下這篇東西給你，給一個維娜斯座前寵兒。

夜闌珊矣。四周的一切都陷在無限的靜寂裡，大約你也入睡了，或許在做你一個少女幸福的甜夢吧！我於是止筆，最後祝你睡安！

九，二五，夜十二時半

輕塵看好後，自己認為滿意的放好，封進了信封裡，交郵局裡寄去。在這樣的一個境地中，輕塵整個的心被這位趙嫣然的音容笑貌佔據了。單擬想今後的未來，是一種怎樣的境地？

一個人為了一樣事或東西興奮的時光，會將餘的一切遺忘，但當興奮的汎潮過後，人的理智出來主宰的時光。於是那些差誤和決心會蒐羅相聚起來。輕塵將昨夜那封信樣的文字寄出之後，猶在那臥樓裡倚着倩君做的枕函上自己將自己批判起來了。

——我這樣是錯誤麼？不應該的麼？像我已愛上倩君。同時同他發生了肉

的關係。這樣覺得情君的好處。我已得到了。我不是已得到了情君的好處後放棄她，不愛她，這是無奈何的事。不知道厭倦的人是沒有審擇性的人，這樣人是沒有性的！是不配有他自己的！我們不能穿一件十天不換的衣服，同樣我們不能愛了一個女子，便死心不再去愛第二個。愛是不滅的，但是並沒有說你的愛人的不滅的！女性是一朵容易憔悴的花，我們要做聰明人，我們不要在這朵花憔悴之後才將她棄去，這樣要使人說我殘忍！聰明人是要得着了她的好處，同時又不使人看出他的壞處的，所以，我們固然要好的東西，但不要的東西，不必在她不好後方不要。含蓄是一件美德。

我覺得我和情君的愛是由我培植出來的。從蓓蕾到開花，現在是方才怒展着絢爛的一朵花。我不能說不愛情君，但對情君覺得是放棄的時候了。假使你現在不放棄。那末就陷於殺人的罪過了。花是這樣絢爛的，佔領的人不一定會把她遺棄的呢。

從鄉間學校裡時，創動了一顆心。一天天真無邪的少女被我繫住了。並且

是他人手裡奪回來麼！從鄉間到上海，倩君好像一株多年蘊育着美麗的白玫瑰，突然放在羣花中爭妍鬥麗，雖不是羣芳之首，但也是不凡的使人贊美者，現在我要在可以放棄的時光放手了。

人生在世是享樂，我要做愛國的拿破崙，青春是容易消逝，假使認定唯一的偶像，這未免太辜負青春了。青春是偉大的，決不能爲了一個二個人而犧牲！我在從前也抱過這樣的思想。一個人應該將聖潔的愛獻給唯一的人，但我這次重到海上，使我思想突然的變了。美術的現象，就是殘缺的預兆。幸福之後，是伏着不幸！所以對於倩君近日已陷於漸漸放棄的境地。同時都市的文明，物質的飛揚，大都只使人遂長了一切欲的滿起，倩君到上海來後，大不比從前了。恐怕對於學業下，也有退無進吧！

在這裡我也有些幻滅的悲哀。或許這是我杞憂？因爲在一個時代，一個世紀發生一種病態出來。像倩君在鄉間的時光，是怎樣一個美好的女子，但一到上海沒有幾個月，就完全將鄉間時的倩君變了。現在她站在人前，人家都看

她是一個都市裏的一朵花丁；所以我覺得一個女子在十六七歲由鄉間到海上來，是最大的——一個危險時期。當一個女子在那樣年紀，對於人生未來的憧憬，已逐漸要追求；但在鄉間的見聞是那樣的狹隘，舊勢力的藩籬依舊在新時代的鄉村間層層障着，她所看見的曉得的是那樣渺小；不過她並不知道除掉這樣的天地外還有別的世界。在這個時光，領到這繁華炫人的海上，一切罪惡淵藪的海上，於是驚破了她的當日只知如此的夢境，也隨了環境追求她的所謂大底憧憬了。

情君也有些這個樣子了。都市化已深中她的心頭。雖這是必然的情形，但於我深以為不滿，或許我也有些傳統觀念吧！總之：我是愛情君的，不過所謂儀式結合，我不願意，我不願將這結婚兩個字的鎖將我羈住！同時丈夫永遠得不到妻子的愛的！

我覺得現在是放棄情君是此時矣。像我對於隔樓趙二小姐也只是一個把戲！我不知道在最近使我突然變了起來。不知來日……

「老李。你在想些什麼？獨自的出神。我進來都不理！」

「唔，在做夢。」

「夢見什麼？是不是倩小姐在同你長吻？」

「瞎說！」

「今天貨色如何？」

「沒有什麼。」

「……………」

輕塵獨自想到迷惘的時光，同事黃蓮汀跑進他臥樓閒談了，於是沖斷了他的思潮。

八 撩動了少女的春思

自從那天以後，輕塵對於倩君是疏淡下來了。不比從前的熱烈了。同時對樓趙嫣然已被輕塵逗動了。

是一個散學歸來的傍晚，從娘姨手裡送來了一封信。趙嫣然是收到了這封信。

嫣然放好東西，將皮鞋換了雙拖鞋。對鏡兒梳了梳被風兒在車裡吹亂的頭髮，急急的拆開來看了。是看那從來沒有收到這樣的信的信了。

房中靜寂的，那黃昏的陰影已從樓外的四周籠罩起來，光明的餘輝被黑暗逐漸吞沒：同時那盞從上面垂下來的燈也亮了。裡面是這樣的一個少女的臥樓。

這個臥室並不十分寬大，但裡面粉刷得很纖白，樓是面南的。靠南是四扇玻璃窗。光線很充足的。面西是一隻小鐵牀，了個摺疊着幾許被褥。面窗是一隻書案，上面疊着一排西裝書，一疊是現代流行的斯文藝小說。筆筒，墨水瓶，硯池放得齊正的一些沒有雜亂。床側靠板壁是隻梳妝臺。西面是放着一隻沙發，沙發旁邊是個衣架。房中是這樣的佈置。

今晚的房中，嫣然在情態比較平日兩樣的在的着那段寄來的東西，坐在沙發上一遍之後又看了一遍，最後兩眼閉了起來，那手執牋紙也放上了股上，這樣嫣然的神情到篤遠的境地中去了。

「小姐，吃夜飯了。」嫣然回想在迷惘的沉浸中，這個境地中看見一個青年的

臉對自己凝望着笑了，漸夕近來，……突然被娘姨起來催她去用晚餐了。

「唔！」她從沙發上站了起來。

樓南的樓裡燈光映過來，有一個頭影兒。嫣然望過去時。成了一個直線的對視：於是嫣然覺得心頭熱烘烘的跳着，俯下了頭，走到下面膳堂裡去了。樓裡的燈暫時熄滅。

用好晚餐後上樓時，在燈光沒有開亮中，她倚到了南樓窗望去，只見對過那少年在看書，不時抬頭向自己的樓裏望來。這樣她將電燈開亮了。

心頭的思潮繼續那方纔看過那段小文後的擾動，但她却在書桌上隨手抽冊東西拿好了是一冊梅瓣雜記小品集。她揭過一葉看。但她只見一條條的黑文，字沒映進她的眼裏。

梅瓣雜記，她突然想起了會見過的一段文字。於是她揭到那篇東西是「春日。」她覺得方纔收到的那段文字，是與本書作者很有些同樣的思想。人世相逢，夢，青春，人老，遲暮，這些陸續的觀念，漸漸浮起來了。她想到自

己，她想到一個人，她想到方纔的一段文字。這時她起身拿那張箋紙又看了。方纔立起來的時光，對樓的兩顆眼珠又是一度接觸，在平日這樣的接觸是常有的，她覺得很自然對付，或有過微笑。但在今天，她想見這兩顆眼光裏暴露出來的表示，同時她覺得非常的害羞，抬不起這個頭，勇氣從心跳中消逝了。

啊！一個少女的心！

自從那天起，兩顆心從顫躍中浮動在一處了。

輕塵覺得自己的心又回復到利戀時的況味，覺得又是靈的飛躍。於是輕塵又喝了葡萄酒樣甜醉進玫瑰芬芳的境地裏去了。

這樣趙嫣然和李輕塵又在愛座前受那洗禮了。

在輕塵方面的在向嫣然方面進展。但倩君方面却嘗到了愛國的不曾嘗過的滋味了。她寫信給輕塵，不時收不看他的回信，雖有也寥寥幾行，但從前的柔情若水不知在什麼時光消失了。

到了休假日去約輕塵出來，終是有興無興的等了許久纔來。來也是懶洋洋的

看他沒有興味似的。物而他嘴裏依舊說非常的愛她，但終竟使倩君疑心起來。

——男子們的心是善變的！我看輕塵對我這樣冷淡，或許另外有了什麼相識？倩君是個思想很靈敏的女子，又加在這樣的海上認識了多時，知道誘人的女性甚多，說不定輕塵受了外來的誘惑：奪去了她施興的愛，於是她開始探聽了有天她突然到輕塵的公司裏尋他。于是到輕塵的臥樓，因為親近的緣故，倩君開始翻輕塵的抽屜，但是她翻不着什麼，于是她微怨的坐在輕塵的床上。

「……………」

「我看你近來對於我這樣冷淡，或許你厭棄我了麼？」

「不。我是很愛你的！」輕塵勉強的這樣說。

「我愛的！……………」倩君跌在輕塵懷裏了。

人是感情動物。在倩君哭在輕塵懷裏的時光，輕塵被倩君打動了。是發現了她從來未有的美豔？同時矛盾的覺得自己沒有就將倩君冷淡的可能：於是將倩君擁抱了起了，在她哭後嬌艷的頰上唇上接了一個較長的吻！

「倩妹，我始終愛你的。」

「你愛我，爲什麼近來對我常常冷淡，我用熱面孔來換你的冷面孔？」倩君伏在輕塵肩上這樣說。

「你自己多疑心罷了，我何常用冷面孔來對你呢。」

「是的，你還自己說得出，我寫的信終是許多得不到你的回音，難道公司裏近來比從前忙了幾十倍了嗎？」

「……………」

「你怎樣萊彭住人家？」倩君說後，對輕塵的臉上注視。

「妹妹，不要說了！」是個擁抱的長吻。

「你們男子的心終是善變的！但你能够愛我，我現在已愛上了你，那末你要去愛別的女子，我不許你收回給予我的愛！」倩君有些薄怒的樣子。對輕塵說後，又注視了一會。

「塵哥，你是不是受了海上那個女子的誘惑？」這次她大胆的將輕塵抱吻了。

輕塵受了倩君這樣的縱擒手段，又有些自附於屈伐的地位了。那樣終竟陪了倩君出去，終夜沒有回寓，明天纔精神踉蹌的歸寓。這是覺得自己的無能了，對於實現化的那樣享樂自己是無力去避免！輕塵惡得倩君終是自己親手將她培植的人，前在這樣的放棄她，自己終有些回音舊情的不忍。輕塵這樣陷在矛盾中。

倩君從那天後，覺得自己不容放別個女子去親近輕塵而奪了自己的地位。是她不得不反轉求於朱蘊英了。由蘊英祕密的問陳天放，李輕塵有沒有外遇？她自己不能探察，借旁人的力來監視。

朱蘊英自從那次和陳天放在極司非而路公園裏經倩君介紹相識後，信的往還很纖密，她倆的情感已由所謂友誼的幕揭開後到瀟灑清芬的愛域了。

青年男女青春的火燄在胸中怒燃，於是熱烈的情緒，容易燃燒，情感也容易促進了。由初戀的時光，男的比女的熱烈，並不是女的情感冷淡，實因女子她自取於被動的地位。到後來女子的情感怒茁後，兩人站在一根線上前進的時光，

那末已分不出誰先愛誰和因為你愛我我纔愛你的話了，在這個時間男女兩者都聽誰的話了。

天放收到朱蘊英的信，裏面有了這樣的一這使命，情人的命令是天召，於是天放開始偵探輕塵的動靜了。他每天散學後，就到輕塵那裏，輕塵不知道天放是來監察自己行動的，即將趙嫣然的事向天放說了。

這樣向天放談着那天他寫了那段文字寄過去後，停了五天之後，也收到了她的一封信這樣的開始中，天放從輕塵口裏知道兩人相會過一次在愛普盧戲院中。

消息是這樣，事實是這樣，於是天放在心中起了矛盾的思想了。覺得輕塵是自己的好友，假使將這個消息告訴了蘊英，轉給倩君知道了。是必定有事變發生的：但不去告朱蘊英而隱瞞着，我在蘊英面前未免太不忠實了。

他最後：寫信給蘊英，將這事告知了她；同時就叫蘊英在倩君面前留意，不要完全給她知道。蘊英收到了天放地信，知道了這樣的一個事，但和倩君終竟是親密的，於是不守了天放的話和倩君完全說了。

在這樣情形之下的倩君，心中頓像一陣雲兒四面籠罩起來，將自己前途的光明罩住了。她感到一種悲哀，在這悲哀的情調中。她恨輕塵，她恨奪她愛的那個女子了。人在悲哀後是一種憤怒，於是倩君最後憤然的要去責問輕塵是爲什麼喜新厭舊的拋棄了她，男子的心是善變的。啊！或許是輕塵是受了那個女子的誘惑！

於是就在那天散學之後，請假出校，到輕塵那裏去了。

在沒有去之前，她上課也沒有心緒，眼前什麼都是茫茫然！女子比性命還重要的，是能夠得到男子的專愛；現在倩君受到這樣的一個打擊，怎樣不使她陷在悲哀的深淵中呢！她的眼眶中有些濕然，但怕同學們窺到她的心頭；於是將手帕不時拭得眼兒紅紅的說吹了風沙。這種內情，只有朱蘊英是知道的。

因了旁人的一些愛的過程而想到了自己。朱蘊英覺得男子是靠不住的。他們的心是極容易變動的。他們對於天天見面的女子容易發生愛的衝動？於是寫了長長的一封信給陳天放，說假使你——指天放，也像輕塵那樣想都不要想：

……在天放和蘊英的愛程經了這個借鑑，於是又蹈進一個深湛的境地裏去了。

那天倩君到輕塵寓裏去，輕塵出去了沒有回來。問同寓的朋友知道五點鐘出去的。於是倩君就在寓裏等輕塵，同時倩君翻輕塵的抽屜了。他想從這抽屜裏可以有什麼證物給他尋到，但她始終沒有翻到一些東西。

倩君坐在輕塵的臥室裏。

這是一個靜安寺路的街燈影裏，在大光明影戲院第二場散出來潮湧般的人海中。有一雙比肩的儼影緩緩向東北走着，不是等閒的情味，是很親密的樣子，走到一家點心店裏去了。

在泰安里街口發現了方纔的兩個人同時又散開了。

「唔，老李，你回來了，上面有人看你。」

「什麼人？」愕然，

「就是你的愛人！」

「……………」這樣就不聲的進去登樓了，

倩君已伏在床上小睡了。於是輕塵跑進去在她背上拍了幾拍催她醒來。在四顆眼球的交接中，倩君無限怨着輕塵的望了一眼，又倒下床上了。

「倩妹·害你等了許多時光，對不住得很！」輕塵將頭放到倩君耳畔這樣溫柔的道歉。

「我等了好久時光，關你什麼事？」回頭坐起來惱人的說着。

「……………」這時輕塵除頭上的呢帽，帽裏跌出了兩張票紙，於是倩君搶來看
了。

「唔，大光明，兩個人這樣要好，又是對樓，很便當呢！」

「……………」這使輕塵突然一驚，怎樣會給倩君知道對樓呢？於是輕塵將倩君抱了起來。

「同朋友去看的，你又要瞎疑心了，對樓我又不相識人！」

「不相識，你還要騙我？」對輕塵瞪了一眼。

「你不是嗎？今天是第三次一同出去，二小姐，人漂亮，有學問，多錢，我

做了男子，也要拋棄了自己相好的人去愛她哩！」

「倩妹，你又聽了那一個瞎說了」，心中灼然帶熱，慚愧的表現從面上有些暴露出來。

「……………」這樣臥樓裏的電燈暗了，同時低聲的咽泣，溫柔的安慰，在這樓裏和成一片。於是樓裏漸趨靜寂。

九 吳淞江濱的狂吻

在這樣情形之下，輕塵只有兩條路好走。一就是被倩君這樣所軟化，一就是決心的拋棄了她。但輕塵這時有些迷惘起來了。人是感情動物，假使這樣拋棄倩君一定會使她感到非常的痛苦，或要因此而輕生，自己將陷於殺人的罪過中。

於是，輕塵覺得發現了一個新的境地；對倩君不必冷淡，我依舊從前那樣的愛她。嫣然方面我把另一個的愛去安排。他發現這樣的境地後，他就向倩君恢復他的舊情了。

愛國中是遍滿着荊棘的。

倩君見輕塵已對於自己恢復舊情後，待他更體貼；人是感情的動物，待得輕塵沒有法子，同時趙嫣然方面也逐漸親近起來了。

一天，倩君在着輕塵去看美國新到的魔術團，於是到卡而登去了，輕塵要坐在樓下，倩君却要他到樓上去。到樓上坐定的時光，輕塵突然頭俯了下去；倩君問他什麼？他也只說有些沉悶。

「噫：你也在這裏？」突然的那些聲圓轉的調從輕塵耳畔蕩起，一驚的不得不抬頭看了。

「唔！密斯趙你也在這裏。幾個人來的？」輕塵無能避免了。就泰然的起來招呼趙嫣然了。

那夜嫣然的弟妹要看魔術，所以同她們來的，和輕塵的不意的相值。嫣然不知道旁邊女子是誰，所以跑過來很親的叫輕塵了，但輕塵不得不客氣一些。

這位是我的表妹張倩君，這位就是密斯趙。輕塵起來介紹了。

「唔，原來就是趙女士，輕塵哥在我面前也談起過，說女士學問好很能夠的一位女子，今天相見，有幸得很！」倩君說着。

「蒙謬贊，慚愧的！」嫣然聽了倩君這幾句話，心裏感到一派不快，就來樣淡談說後對輕塵望了一眼。

「我幾位弟妹在那邊，我們散場時再見！」嫣然這樣對倩君微笑說着，走到自己座位上去了，相隔只一排三個座位。

「這個就是對樓趙小姐麼？人是真漂亮，說幾句話也好聽！」

「你又要這樣了。」輕塵沒有法子。有些趨於降服的地位。

「我怎樣？所以方纔要你上樓，不肯，你知道她到這裏的！」

「你完全冤枉我」輕塵有些動氣了。

「說說笑笑，又什麼要緊，就是你和她相好，又關我什事？」

「……………」回答的是四眼相望的一笑，不自然的笑。

這時電影開映了。談話的聲音就寂靜起來，只見那銀幕上的事跡在繼續的飛

流而過。

電影完後，是魔術團的表演，技術確是很驚人，這樣看了一會，到停止的時光，於是倩君輕塵站起來等趙嫣然，趙嫣然同上弟妹走了過來。兩位小弟妹對那魔術看得很有趣，兩人媿々不倦的還在講着。

在看魔術的時光，輕塵的心完全沈浸在今夜的如何避免衝突中，倩君已知道在愛程上趙嫣然是對手，同時趙嫣然她認為真的是我表妹呢；假使她知道了我愛的愛人，不知要如何惹氣呢？所以輕塵的心中，歷亂着這樣的想念！自己在迴思冥想者。

倩君覺得輕塵今天同我到這裏逢到你，這是我的報復。使趙嫣然難堪了。自己認為滿意。同時看見趙嫣然人確是很能够使男子愛她，於是不禁拿出小鏡來照了好幾次，這是一個女子爭妍的表示！

嫣然和輕塵的愛，是踏到這樣的一個地位。天上有一輪皓月色照着。輕風微拂，送過來了一陣玫瑰的清香。是在這樣的境地。在這個時間內的情侶，

大家最純潔，沒有一些雜念，沒有一些顧忌，在不相識自己家庭者的人前。所以那夜嫣然遇見輕塵後，就熟悉的去招呼他了。她是個少女，她初踏進玫瑰園，她是信男子愛她之前沒有愛過別個女子，就是輕塵也會這樣向她問過。看見旁邊的那一個女子，起初有些疑心，後來把她介紹後。確認爲是輕塵的表妹了。

靜安寺路從兩戲院散出來的人很多，於是輕塵領了兩位嫣然的弟弟和妹妹，倩君和嫣然二人大家在談話。起初倩君心裏梗着一個對於嫣然是自己愛的掠奪者影像。經嫣然很和氣同他講，倒使他內愧自己的心兒狹小了。同是在聖經上說：「要愛你的仇敵！」於是倩君也和嫣然很要好起來，談得很滿意了。

輕塵看她倆很要好的樣子，自己也莫明其妙起來。他惟一的不安是倩君的狹小的心不要當面將嫣然詰責，現在想來不要緊了。

在一家店裏吃了些點心。倩君輕塵送嫣然到泰安里，然後再走出來，嬌特臨別還約倩君有便到她家裏來談談，看她是很有滿意的情態！

這夜的輕塵受倩君的所謂打情罵俏不知有多少；但他不過鞠躬盡瘁，死而後已！

是別的一個境地。

大馬路是一條修長的柏油馬路。路上不時有一輛摩托車馳過，路旁的洋楓樹祇剩着幾張殘葉了。這已是初冬都市的況味。靠洋楓樹的東面是一帶短牆，牆裏面是一排面東南的一座曲尺的樓房，樓房左面是一塊很大的操場，這就是陳天放在讀書的C大學了。

那天是個星期日的早晨，天放起身後對於洗臉，理髮，對鏡，不禁比平常多了好多。在旁觀的同學，是知道怎樣一回事了。

「陳，今天靠不住，又要出去找那位密斯「？」了。」坐在左邊說。

「瞎說，他還要去，今天約定的！」前面那個說。

「你們都不對！」對鏡修面的說着。

「那末那樣？」

「你倆看我好了，今天出校門否？」

「好，好，我們看他如何？」

「他們不要胡調，現在我先打招呼！」

「……………」

天放修飾完畢後，獨自將一張緋色的紙牋從皮篋裏拿出來看了。他看見了這封信，就想起了寫這封信的人，已往的飄浮夢影，又是一度的回憶重溫！

自從輕塵和倩君的將蘊英介紹後，由通信約晤的老把戲中親近起來了。但蘊英比天放利害，處處地方她要指示，天放實有些怕她。記得是一個值得紀念的一天。於是在天放的腦海裏倒流了。那張紙牋緊緊捏在手裏。

——那天是個中秋後三日，天氣溫暖，初秋好像一個聖潔的少女來向人間使令。使人感到一派溫親而不敢有所褻念！

自己寫了封信給蘊英，約她那天到吳淞去看海。海上的繁華只與人誘惑。好像一個濃妝少婦，她只要現實化，肉感化，但容易使人感到疲勞。那末應換個

地方去散散。所以才約了她。

那天上午天氣很好，我就到她校裏去，她也在等着我了。就坐了五路電車到南京路，改乘一路電車至淞子場，到通天菴上車，比較北站便當一些。到了天通菴，我們就上火車到吳淞去。

我倆沒有到砲臺灣，就在吳淞站下車，走到黃浦江邊，橋杆林立，黃色的水浪在外灘公園裏相差不多，不過兩岸空闊了些。一路向北走，却漸漸的偉大了。我倆走到了砲臺灣那邊。

那是吳淞口，那是長江口，那是隱隱的崇明島。水天一色，那是遠遠的觀察，江水洶湧，激起雪浪，江邊都放着亂石，我們已往的詞人有過「亂石穿空，驚濤拍岸，捲起千堆雪」的吟咏，在這樣的江邊，是使人心神豪宕的。

啊！假使月明如水，夜霧濃空，一個人到這裏浪吟豪句，定會驚起江中的魚龍！假使借了素心人到這裏坐在這亂石之邊。這些情愛的話，定會使你忘記了世間人類的！或是暖日和風的春光中，到這裏來，同了愛者來並談英雄的戀愛

故事，也可遺忘了自己。

我和蘊英在那江邊亂石上坐着。遠處有幾隻汽船在駛動，不時飄動起幾堆濃煙，在空中緩緩的拖長散淡起來。有幾隻海鷗，在這萬頃波濤之上，展翼拍水，牠們是大自然的嬌兒。

出神的我倆在看，那邊是幾個砲。這是一個重要的海口，但現在是沒有重砲鎮守了。

那時江畔只有我倆，海風吹來，帶些嫩寒撲人。我倆緊夕的坐着。自從我倆相識以來，沒有過握手以上的表現，我見了她總是有些心裏跳，不敢冒昧，不知蘊英是否笑我懦弱？邱比特絃簇上的俘虜，無論是什麼英雄都變成羔羊了。

「啊啾！……」一陣巨風，捲起了江裏的浪花，激在亂石上濺了起來，蘸到了蘊英的衣上，她這樣喊了起來，同時抱住了我的身體，倒在我的懷裏了。

「什麼？」我也抱住她問了。

「我不知道什麼？我疑心什麼東西跳到身上！」對我望着柔媚的一笑。面兒有些紅暈。

「不要緊的。不過幾點浪花！」我想不出怎樣說。

「蘊，你看！那邊不是一隻大船在進來麼？」我騙她將頭抬起來了。

「……………」她抬頭要看，我抱住她在她頰上吻了。

「死人！……………」是嬌嗔，又是一手擎起時很重，打下了來很輕的一拳。格格的笑。

「蘊妹，我愛你！」那時我心頭有些氣塞，跳得利害，血也在飛蕩。我受她打了一拳——不是，是按摩？將她擁抱了起來，在她紅潤的唇上吻了。

這時我兩有些醉了。她也酥軟在我懷裏，我們接了一個長吻後，我摩撫着她的胸前。

「……………」摸到一個地方，她噙的一笑，從我懷裏跳了起來，同時又將我一推。

我倆又講些閒話。

「將二點鐘了，我們吃飯去吧！」她看看手表這樣說。

「好的，我們到吳淞鎮上去。」我扶着她起來。緩緩的走去。

蘊英受上我接吻的禮後，更覺得娟媚了。我們到了吳淞鎮上一家飯館裏吃了飯，我們預備歸來。但看看時光還早哩！

「我們再到砲臺灣北面閒走吧！時光還早，我們可以看看落日蒼茫的江上！」我這樣講，徵求她的同意。

「好的！」她軟然一笑的說。

我們看見幾許鄉村的風景，幾間茅舍，繞着竹籬，放着幾隻牛，籬裏的黃犬不住在向人狂吠！我們在都市裏慣了的人看見這種風調，會想到故園，想到鄉村的農家生活。

在我倆面前有兩個英國人的夫婦也在走，經過那個村裏，兩隻狗忽地向那兩人狂吠起來，我們在後面有些快意！些們對她倆並不仇視，只因英帝國主義所緣

予我民族的侵掠也够了，一個深深地影兒在我們心中，是報復的神氣。看見那犬吠是撥動這意思！我們跑過的時候，那個狗並不咬了。

呵呵！你們兩隻黃狗噲！假使我華夏的民族，能够像你們兩隻狗不靠自己職守的，那末不致於受英美的束縛吧！

從石子路走刺砲臺灣北面，向西北遠望去，如籠子濃陰是寶山城。我們兩人在石塘上坐着看了一會，拾些石子投劫江裏，但一塊小小的石子，投在江裡一些浪花都沒有，好像一個人生在人海中一樣。

秋天日脚漸短的緣故，在夕陽影裏，我倆便乘着一列征車到海上了。

十 在一間臥室裏

——那瓣紅潤的櫻唇，紅色，醉，甜！……

「陳，你在出神些什麼？」陳天放將心兒浸在回憶的醇醪裏，將他那時的游踪想了一遍，最後，想到一致擁吻時被同學黃牛（是那個同學綽號，他姓黃，力氣很大，人笨重些的）打斷了他神幽的魂兒。

唔，我想到那天看見幾個人，甲乙丙的情形真好笑！」天放將那天歸途中看見幾個少年跟一個少女的事說了出來。

「怎樣？ 怎樣？」黃牛催他說出來。

「你不要急來些，我說給你聽，你不要學他們樣！」天放突。

「陳，你有了女人算神氣，學樣不學樣，老子不要女人的！」黃牛拍拍胸前這樣說。

「黃牛，你又在發牛勁了嗎？」小弟弟被人稱SP的跑進來聽見了黃牛的聲音就說。

「你又在說我，給我吞一個面孔！」黃牛捉住那小弟弟親了一吻在那頰上。

「不要女人，窮凶極惡，看見小弟弟就要強親面孔！」天放笑說。

「你用不着管，將方纔的事體講給我聽！」

「小弟弟來，我講給你聽！」天放柔聲叫那稱SP的小弟弟，牽上了手，拖到自己身邊，這樣說給他聽。

「什麼事？」不是方纔被黃牛捉住時的掙扎了。

「我抱你你打我，他叫你就跳上去，你好！」黃牛醋意。

「黃牛……」笑笑。

「是講什麼事？」小弟弟耍天放說。

「唔，前天我在吳淞回來的火車裏。看見一個少女大約十五六歲，看去很天真，上身穿了短衣，下面圍了件黑紗裙，面上粉白白的，兩頰塗上了兩塊紅的，頭髮蓬鬆着，還戴了一個玳瑁細邊的眼鏡，一個人坐在二等車裏。在對面是坐着五個青年，兩個穿西裝，三人穿長衫。這時二等車裏沒有別的人，只有她和他們幾位。於是五個青年裏有三個向那個少女行注目禮了。但那個少女並十分怕羞，有時將頭望到車外，有時也對他們望望；於是那幾個青年竊竊的議了幾句。後來天通港站到了。那個少女下車了，他們也下車，我也下車，……」

「……」
「陳，你那雙藍球鞋今天借給我！」十二號臥室綽號蠻囡的褚麗生來向陳天放

借籃球鞋，打斷了天放的話。

「快些拿去，人家在談話，要你來瞎纏！」黃牛聽到有味道，就在天放床底下將那雙籃球鞋拖出來給麗生這樣說。說他不相識的來瞎纏。

「你神氣，問過明白，老子不怕牛。——在講些什麼？」麗生將籃球鞋拿了向黃牛報復後，向天放問了。

「你聽着好了。」小弟弟在旁說。

「要你發騷！」笑。

「我來講下去！那五個青年中兩人跟那少女跑去，三位等着。停了一會跑過來了。兩位向三位搖手。我聽見他們說是她跑進L G大學校外宿舍，什麼嫩鎗，在後叫她只是低頭急急的前走。你們想不是甲乙丙的把戲嗎？他們人太多，假使少一些還有希望！」

「那個女子如何？」麗生問。

「豈因謝謝，你沒有資格談這些事。還是下去拍球吧！」黃牛說。

「黃牛也只好謝謝，你有資格嗎？」

一天放！阿要同我介紹一位女朋友？」麗生笑。

「有機會同你介紹一位，也要會蠻的女子纔對哩！」笑。

「……………」

學校生活是快樂的。學生時代是人生的黃金時代，一顆天真還保存。社會上的奸詐還沒有纖纖影兒侵進他們的心頭，他們是起身，讀書，遊戲，吃飯，休息，無憂無慮的過時光。有的是不好好的讀書，那末將學校當做飯店旅館，每天出去遊閒，研究西裝，研究吃東西，研究不做阿木林，研究甲乙丙，打野雞，弄舞女，到後來生了梅毒白濁，請教醫生，什麼都有，是的，上海是萬惡的淵藪！假使沒有自定力，會使你墜落！這是社會的不良？還是青年的墜落？到了下午的時光。學校裏靜寂得沒有一個人。草場上只有萎頹的秋草，和愴然的秋陽照着。大凡學校裏到星期日的午後，一定走散得沒有一個人的。那天G大學已這樣了。

陳天放他却沒有出去，是約蘊英今天到這裏來的。所以他沒有出去。同時許多同學是完全出去，也給予他許多方便。他的臥室對着門房的，所以在樓窓裏望着門房，可有自己所期待的人來。

他看看鐘是二點三十五分的時候，再望到門房裏，見有一個女子在問門房先生，他以為蘊英來了，就急急的下樓，但到下面看時却不是，是來看一位教員先生的，就失望登樓。

在牀上看書，但書上的字不能踏進眼裏，他只看着袋裏表，到二點四十三分的時候，成生來通知了。於是他下去，

「你來了」天放先說。見蘊英修飾得齊整的。

「……………」回答的只是微笑。

「到我樓上去坐吧？」

「……………」身體癢了一癢，表示害羞的跟了上去。

走進天放的臥室，在室裏共有五位榻位，很寬暢的。

天放的床上今天收拾得很好。枕函是蘊英做的，上面是「甜夢」兩字的英文，她倆進來了。就坐在天放床上，天放又由熱水壺倒了一杯茶。學生時喝的都是白開水。

「你今天坐什麼車子來的？」

「今天坐的公共汽車！」

「前一封信見着了麼？」

「收到後被同臥室的同學要搶來看。最惹氣！」

「你手裏拿的什麼？」天放去握那隻手。

「是小說，曼那邊借的！」

「……………」

她倆談了些閒話。各人心裏都有些緊張起來。最後臥室門砰的一聲關上臥室裏的一切同外面完全隔絕了起來。

人間的幕幔漸漸地閉了。裏面是上帝座前的一個表現！花是香的。最天才

的音樂家吹起青春火燄曲。

在這間臥室裏：

「……………」

「妹妹……………」輕幽的一聲，一種掙扎開始了。一種力的表現，肉的跳動，一種嬌喘，一種曖昧，搖動，交響，在這間臥室裏和奏了起來。心的沉醉，血的交流，是人間值得贊美的肉的靈的接觸。在一轉瞬間表現出來了。

「……………」是輕幽的呢語。

天放先在床上起來，眼簾沒有精神的開門，額上兩根青筋露了出來還沒有沉下去。面兒有些蒼白，是的，吃力了呢，繼着是蘊英也起來了，將衣服整理好。她的頭髮很蓬亂，面上從白皙中雜着兩瓣桃紅。

「你看……………」對天放瞪了含情羞澀的，漲紅了臉的一眼，又回頭到床上。

「什麼？」天放看自己的潔白的褥單！

「你還我潔白身體！」蘊英將天放抱住哭起來了。

「妹妹，我始終愛你的，我是你的了。」

「……………」

天放將那褥單換去，明天要有洗衣公司來，拿去不要緊的。於是她倆下樓出去了。天放看表上是三點十五分。下樓去上操場的時光，同臥室張子三回來了。

「……………」天放心裏跳着，好險啊。

她兩踏上七路電車而去。

到了南京路日昇樓的地方，忽地遇到輕塵和倩君，於是兩雙情侶到北京戲院去看了一會影戲，是五點半的一班，散場後倩君和蘊英回到校裏。天放也回到校裏，輕塵回到公司裏去。

這樣的散了開來，倩君蘊英回去了，她倆在路上談了一會閒話。對於自己的事體一些沒有道及。同時蘊英的中心駘蕩着方纔快樂一瞬的回憶中。到了校中，跑進了臥室，蘊英在換衣服時光，裏面落出了一塊小手帕，是塊白色的手

帕，染上了一點紅痕。

「這是什麼？」倩君無意間跑過來，搶那塊手帕來看了。

「……………」蘊英面兒頓紅得像爛熟桃樣的從倩君手裏搶轉來。一種處女第一底被人家發現了自己的隱處後的羞慚完全暴露了出來。

「你……………」倩君對她睨了一眼笑。

「好姊姊，你不要講了。」蘊英央求倩君。

「你們兩人在鬼鬼崇崇的講些什麼？」同臥室的周麗霞跑過來問她倆了。因為聽見了她倆的笑話，蘊英的哀求，現在跑過來，又見蘊英餘紅未褪兩頰，不覺中心想到了一件事，是一個少女常常想到而不敢出口的事。

「沒有什麼？這幾天你表哥哥來看過你嗎？」倩君硬這樣善於辭令的向麗霞講了。因為麗霞年紀輕些只有十五歲哩。蘊英和倩君所以常常要窘她。

「你們自己……………」還有說人家哩！」麗霞這樣說了一句跑去了，心裏也跳得利害！到自己牀那邊回頭對他倆一笑。

「……………」

「瞧小姐下面有人往會客室裏看你。……………」

「唔……………」——那一個呢？莫非他來了嗎？倩君回答了娘姨的話

自己心裏又盤想了起來。

倩君到會客室去了。

「三妹。昨天家裏有信來，你的衣服已由民局裏寄出來了。這裏還有二十元給你用的！假使陽歷年底有空，可以回去一遭，母親和嫂嫂很想念你呢。」

倩君跑到會客室裏，原來是二哥哥張斐聲報告家信和寄出來的用費。

「大哥哥前天回去，要幾時出來，他說留五天，我前天去看他，却還沒有出來呢。」倩君說。

「……………」

這時會客室的外面許多女同學都圍住了。是的，大凡女學校的會客室，是一個神祕的所在，除掉少數是真的家長來探外，都是些什麼表兄和表嫂的名稱；所

以一位同學有個青年來看她時，一定大家都要注意的。

倩君在X女校是很出風頭的。同時有交際明星之譽。看見她有一位很漂亮
的青年來看她，於是弄起許多同學的注意了。因平日張斐聲很少時間踏進這X
校去望張倩君，後來大家知道真的是哥哥纔散開了。

張斐聲是個很華麗的青年，使女性見了要芳心生妬的青年，他在T公學裏有美
譽貌的稱。人也很溫柔，實是一個女性理想中的男性，性而情又是傾向于文學。
他們組織一個文藝社，出版一張文藝三日刊，在小報界光怪陸離的海上，也是一
張青年們所認為滿意的小報。他是這樣一個男性！
在這裏又是人間一度頑皮小孩子的勝利之笑。

十一 波動了處女的心靈

——我意想中的男性，要有溫柔的性格，有男性風度，而具女兒心腸手腕的。
我不歡喜政治家 and 科學家，和這些人結合，都不是女性的幸福。這是處女心頭
所深蘊在隱處的一些思想，

在女校裡，徐小曼小姐最幽嫺靜默，學識也是超人。她和張倩君也很相熟親近的。今天她無端看見了倩君的哥哥斐聲，不禁在她映進那個影像在眼簾中後，溶溶的柔波將一個十七歲的少女心坎擾動了。

爲了這一些擾動的意念，于是在晚上她到倩君臥室裡，在案頭看見了那冊張斐聲主編的文藝三日刊彙訂本，於是她們閒話了一些，小曼向倩君借那冊東西看了。

是個自修室裡，一盞燈光下，小曼獨自靜靜的在看那冊東西。她是在翻張斐聲作品看，因爲她最喜歡他的作品。覺得輕清的文筆，旖旎的風光，一片綿邈的柔情如水流其中，她爲這些東西將心靈深處感動了。

她將那冊東西掩着了後，瞋着眼簾獨自在追味凝想，髣髴的有一個俊秀的笑臉浮起在她面前。在這點纖微意念中，漸漸感到自己的空虛，前途的渺茫：她想念到若銀的青春，如水的流年，不禁有一派厭倦的神情。

這是一個過渡時代的徵象，在這位曼小姐有了空虛的意念，渺茫的感想後，她

要追求了。從厭倦的清水杯中，要去換口葡萄美酒，來陶醉自己的青春。

最後：經了幾度的中心起伏。她託蘊英轉致倩君，露出請她將她的哥哥張斐聲介紹，願結識一個文字結交的朋侶。由蘊英在倩君面前談及。於是倩君向她哥哥斐聲去說了。並且告訴他小曼是值得結交的女性。

斐聲聽見了妹妹倩君的話，在聽微的一笑中答應了。

耀燦的青春，孤獨的情懷，努力在文藝的園中；但不時要感到空虛。不過他有靈敏的思想，他有銳的利的觀察力，他覺得海上的女子太偏向于唯物方面的享樂了。所以他期待着，期待着一個理想的女性能安放自己的愛，燃起自己烈火的青春！

現在有一個女性慕他的才華。驚他的豐采，不禁使他潛伏着的熱情，像經春風吹拂的萬物般都怒茁起來了。小曼的容顏。小曼的作品，都由倩君拿去看過，在斐聲眼光裡是認對滿意了。

這樣由了兩人的往還漸漸相熱起來，越過了過渡時期的友誼的時期，踏進瀟灑

清芬的愛域！

就在那個時光；斐聲寫成一篇長篇的創作。裏面是一個射影，是一個夢影酒動的希冀。那小曼做了裏面的主角。是的，小說家常常把自己比一個英武的騎士，多情的公子，將自己的愛人寫成公主和如何使人讚美的少女。斐聲的那篇小說裏也是這樣的一個故事。他把革命做了背景。

裏面是這樣的一個故事——

有位多情的少女，她爲了故鄉環境的惡劣，一切惡勞力將她羈絆，于是她奮起內心的反抗：拋棄了家庭，流浪到海上，進了一個學校讀書。但是一個少女，是十七歲的少女，斷沒有這般勇氣的力量，能毅然的離開了家庭，到舉目無親的海上，裏面還有這個原故。是她的父親在十六歲上不得她的同意訂了婚，自己的到方是一個世宦的公子，靠了自己的舊門牆和一些爲子孫作牛馬他們的祖先遺下來的家產，天天任情放浪。這些實使那少女認爲不滿意的。

時代所給予人們的認識是奮放和反抗，那個少女在鄉間初中裏已受了無隙不入

的新時代的汹涌的波蕩，也灌進那些時代的思想，所以她覺她婚姻是自己絕對的自由和幸福！家長不應該強將自己的自由和幸福剝蝕，這是不能隱忍的！所以她想到自己的前途和未來，起初是使她傷心和悲哀，同時反抗的心思也激越了起來。是的，爲了自己的幸福和光明，奮鬥是不能緩圖的；于是她開始向家中反抗。要解除這婚約。同時今後望父親給予她的自由和須和她同意。

女兒的知者，莫若母親。那個少女的母親，是很愛護她的；她先向母親商量，母親是同意女兒的，於是她向父親要求了，一種傳統的觀念，一種尊嚴不可犯的父親，勃然大怒，絕對不容女兒有反抗的餘地，於是激起了她的脫離家庭的思想。

那個少女的出亡，由母親暗地裏接濟她。所以她毅然的脫離了古舊的家庭，跳上新時代的大道。自己去掙扎，自己去奮鬥，親手要創造追求自己前途的光明。

海上是物質文明的跋扈飛揚的地方，同時是一切的思想所活動萃聚的地方，她

因此更對於時代有所認識有 但一切唯物物的享樂，罪惡的引誘，一切少女的心，愛的飢渴，性的苦悶，屢次幾乎陷下不能自拔的深淵。但她終於能自己克服了
自己。

在她到上海的八月後，相識了一個革命同志，和這個同志的相識是由同學介紹的。兩人因為主義思想的妥洽，志趣的相同，本了人與人之間本來沒有什麼隔膜的天性，互相熱烈的戀愛了起來了。

玫瑰花的芬芳，醇酒樣的陶醉，將她倆的青春光輝了起來。她覺得不負了一番反抗的收穫。

愛域是不平的。她方與那青年熱戀的時光。因了旁人的嫉妬，爲了主義與時代的一些衝突，她的愛人入獄了。她的愛人入獄後，她知道她愛人入獄的就是自己愛人十年的老友，也就是對她有片面的愛的人；因了她面起的嫉妬將她愛人告發了。於是她又知道了世道的崎嶇，使人什麼都灰心。

她奔走於愛人的知友中間，設法營救，性命終算保存，不過要監禁一年：本來

監禁是可這以免的，因為沒有錢的原故，不得不在監裡嘗一年囚牢的生活避。

在這一年中，她爲他處處安排。因為她的愛人還有一位老年的慈母，須由他去贍養的，現在他入了獄，負養老母之責。不得不由她去担任，這纔她逃出了學校的求學生活。去擔任一個學校裡的教授。

短短的一年中，她的四周又受了許多惡魔侵襲，但終使她戰勝了。

她的愛人出來了。但她却因了過勞抱病，在醫院中內病了一個多月，好在她愛人的盡情撫慰，病才有起色。這一病，幾乎她倆是成了永訣。

人世是慘酷的。但苦盡甘來，她倆最後成了永久的伴侶。

這冊小說出版後，熱烈的情緒，如火如荼的燃燒在裏面，大受讀者的歡迎，於是張斐聲這樣輕輕的年紀，在讀這小說的人，都知道他是個新進的前途有無限成功的作家了。

這是值得無限歡喜的事；是自己的愛者受多數人的贊譽，同時她監視愛者，不要使自己的愛者被人贊譽中奪去自己的地位。這樣更促進了她倆深湛的愛的境

地。

她倆是這樣的相愛着。

倩君看見哥哥和小曼的情形，也十分熱忱的爲她倆慶幸！覺得小曼和她哥哥是能够結合的，雖是小曼的家庭，是不十分的開通；但知道小曼的母親很愛她的，只要她母親答應後，是不成問題的了。小曼的父親是一位浪漫的名士。對於自己的家庭一切是不顧問的，所以全在她母親的手裏。

由了小曼的幾度向母親的要求和敘述，斐聲到小曼的家裏去了。這樣一方面使母親看々は這樣的一個青年，可以使她愛女的中心安定了。記得那是兩星期以前的事了，斐聲初度同了小曼倩君到小曼家裡去。

小曼是住在江灣路三多里的。那天是星期六的午後，她們三人在×女校裏會齊了出發，那天的斐聲裝飾很楚楚，是使一個人覺得潮意！

「……………」

「家裏除了伯母外，還有什麼人？」小曼家裡的人斐聲早已知道，但今天想到

要到小曼家專相見一般人，未免心裡有些跳蕩起來，所以在路上這樣問了一句。

「還有一位嫂嫂，父親和哥哥白天都出去的！」小曼答着。

「還兒嫂嫂有些難爲情呢！」笑。

「這是得什麼要緊！」

「小姑居處×××。」

「呸！」

「……………」閒談了一會，車子已到江灣路三多里門口了。於是兩位女性一個西裝少年踏進了三多里去。

「這位是家母——這位是張先生和他的妹妹。」小曼倩君斐聲到了第五弄第三家進去後。先在樓下會客室裏叫她倆坐下。再到樓上通知母親了。她母親下來到了會室裏，小曼這樣介紹了。同時面上也紅了起來。

「唔，這就是張先生，我聽曼常說起你，說你時常指導她，謝謝你！——這位姐妹是同曼在一個校裏的麼？」小曼的母親聽了介紹的話後，對斐聽看了一眼，

就老於世故的這樣向張氏兄妹微笑的說着，再問了倩君，。

「是的！」倩君也答應了一句。

「……………」

這樣斐聲和倩君在小曼家裏留了三小時。吃了許多點心，同時小曼家裏的人都向小曼微笑。弄得小曼很難爲情。嫂嫂更向她說了許多俏皮話。

後來小曼的父親回來了。知道這回事。於是也到會客室裏同斐聲談話了。小曼的父親對於新舊的學識都有研究。於是同斐聲談話之間。也使他滿意。少年老成的意念在他眼光中浮了起來。

留了半天，在四點半的時光，倩君和斐聲離了小曼的家裏預備歸去。小曼在臨別跑到斐聲面前談了幾句話。

「明天上午九時你到我校來！」

「唔，」

「今天是丈母看女婿，越看越有趣了！」倩君在後面這樣笑說。

「倩，你好……」

「我明天來好了。」斐聲笑了一笑，望着小曼說着，岔開了她的說話。

「……」

「再會！」

這樣她們分別了。倩君和斐聲走到南京路也重分別了。斐聲要到自己報館裏去。一路想起今天的事和未來幻影的憧憬，不禁自己笑了出來。未來的光明，在他眼前輝耀！他這樣到報館裏去了。

是個初冬的都市，斜陽欲去，幾陣冷風拂面，也帶些寒氣襲人，他兩手放在大衣袋裏一路在馬路上走去。

十二 我永遠是你的

一個臥樓裏，那個青年在樓上掩泣，悲哀的情緒，完全將他沉浸了。已在散淡的陽光影裏了。這間臥樓的窗閉着。只有一個青年的哭聲低咽的衝破了這樣靜謐的臥樓。可以開亮電燈的時光了，但燈光却沒有開亮，好像這間臥樓的主

人已失去了光明一樣！

「黃先生，輕塵在樓上嗎？」倩君分別了哥哥斐聲。就到公司裏去晤輕塵了。到了公司，就問那個戴眼鏡已有幾根疏朗短髮的黃先生，同時女子常有的一笑。

「唔，在樓上，聽說他今天有些不舒服！」黃先生同情君見面相熟的。也這樣回答了倩君。

這樣倩君很熟習的上樓了。跑進輕塵的臥室。只見裏面暗的，死寂的，她疑心輕塵不在裏面。她進去後，將電燈開亮後，只見輕塵因流淚之後疲倦了已入睡了。兩眼的淚痕還餘漬着。

倩君見了這種情形，心中頓疑心起來。方纔樓下黃先生不是說他不舒服嗎？怎樣無端會這樣傷心哭起來呢？見輕塵睡着，不去叫醒他，同時開始在室中搜索了。

突然，倩君發現了輕塵臥榻下有幾張飛散的信紙，她就去拾了。她覺得這紙

一定有他——輕塵所以不舒服的原因了。於是她拾起來到燈光下去看了。

一行行字映進倩君的眼簾——

我的輕塵哥：我執了筆想寫，但我病中很吃力，寫了一句已寫不下去了。但我和你相見日蹙，再不給你信，恐怕你心中不知怎樣的焦灼了。親愛的哥哥，恕我很潦草，同時這是我和你人間緣盡的最後一言。你愛我的，你不要爲我而悲傷！我的哥哥，我和你雖短短的只有半年的相識相愛，但我心裡只有你，諒你愛我者也一定是一樣的。現在我的病早不會好的人了，你看了這句話切莫傷心！人生在世，本來好像做夢，我在世上也做了十八年的春夢，現在是完結了。沒有什麼道理！不過我放不下的，是我的父親，好好的養了我十八年，只落得一場婆婆春夢，醒時皆空！還有就是我的輕塵哥。啊！我的輕塵哥不是嗎！我和你相識，我和你相愛，現在天不使我們相愛下去，要輕輕的永別了！啊！哥哥，這是無可奈何的，也不必在你心裡記着徒然的傷心！你只當你沒有相愛過的姊妹好了。

寫到這裏很吃力，手顫得寫不下去了。藥也拿來，娘姨叫我不要勞苦的寫了；哥哥，那末我暫時止筆了。

十月二日黃昏

輕塵哥：我又來寫了。這時已深夜了。家裏的人已休息，但我一些也睡不着。多病的身體，背兒已睡得酸痛了。但我不能掙扎起來，脫離病榻。我只能永伴這病榻而與世長逝！我知道與世長逝是不遠的了。

我牀的左邊：就是你所給我的小影。我看見了，就想起了愛我的輕塵哥：是的，這影上的那個靈魂會與擁抱過，我的身體也投過一個愛我者的懷中；但是輕塵哥，我的身體再也不能和你接觸的了，我今後想投到你的懷中，也力不從心，不能如願的了。哥哥，我覺得傷心。但想到你看見我傷心一定也要傷心的，這樣我的輕塵哥，你千萬不要傷心！你的嬌妹是永遠是你的，身體毀滅了，但一個靈魂是永遠追隨你左右，為你祝福的；塵哥，你不要傷心纒好，你傷心了，我的靈魂是不安的，你終不忍使地下的靈魂抱着不安！

哥，塵我現在想回想，但腦海裏使我很迷惘：我想不必去回憶了。但想到我將離開我父母和家庭一切的人了。同我親愛的輕塵哥也要永訣了。那末不將我和塵哥的前情回想一遍，是對不起塵哥的！啊啊！塵！我現在竭力的將我和塵哥的相愛追想一會。同時，這個過程，長眠在地下也不會遺忘的！

人世相逢原是夢，是的，塵！你第一次給我的那封信裡不是這樣講嗎！我們會無端的對樓而居，這樣我們會相愛了起來。啊！當我第一次接到你那篇東西的時光，心頭真不知跳躍得怎樣利害哩！你的柔情密意，是永刻在我的心版上，我想起了你的為人，和今天看見了你的東西，真使我無限的感激哩！塵！我們在××戲院初度相晤時不相講來嗎？塵！我們是這樣做了相識的起點。初度相會是約在××戲院。我當接着你的信後，心中無端又跳起來，覺得一個女子是為了一個約會而去謀相見了。怎麼不中心跳動呢？但不來是辜負了人家的美意嗎？那天我終於與你相見了。塵！你不是也記得很清楚的嗎？我真自己不明白，為什麼每天對樓看見的人，在戲院前看見了會有些面兒紅起

來。但那天我終於同你看了一回影戲。你時也聽到了你的言論。這些都是值得回憶的……

「……………」倩君看到起勁的時光，睡在床上的輕塵很吃力的轉側了一會。又沉沉的入睡了。倩君視線對床上看了一眼，又移到了那箋上字句裡去。

哥哥，從那天起我們就相愛起來了。我無論做什麼事，都有你的影兒在動，你的音容笑貌在我周遭，對我微笑。我有一次同你談起，你不也說同我一樣的嗎？我真自己不明白呢！

我的背又痛得支不住了，明天再寫吧！

二日殘夜伏枕

早上被弟弟哭聲驚醒，看看窗裏太陽已照進來了。我也醒來了。看看房中一些都依舊。不過那妝台鏡上都飛滿了灰塵，我想想我的臥病也已有十八天了。不知我的面貌消瘦得怎樣了。我不敢叫娘姨拿小鏡子來照，恐怕我自己會驚呆自己。因為病魔的侵人，是十分利害的啊！

母親嫂嫂等她們都來望我！母親無限安慰周。同時看她的臉上也籠着一陣愁雲，我真對不住母親，她撫養了我十八年，一些酬報也得不到，現在眼看着愛女要與親人長別了。我知道悲傷是難免的，不過我終是強自安慰她。望母親不要因我而悲傷纒好！

吃了些藥苦極了。我知道這些藥於我已不生效力了。徒使我多嘗些入世的苦味而已。

啊！我又忘了。我不是要回想嗎！回想我和哥哥相識相愛的過程以作最後的紀念嗎？我現在再寫下去了。那知道那冊紅箋上的字，終會給我哥哥看見的；因為我母親已知道我和你相愛的經過了！

不是麼？我知你那次相見後，以後又繼續謀了幾次談話。是的，幽靜的公園中繁華的街上，那戲院中，點心店裡，都可以尋得到我倆是並肩儷影；哥哥，你不是向我說你是爲了我而光榮的嗎？你爲了我而光榮，我也爲了你而幸福呢。哥々，今後你不能再和你嬌妹比肩的了。但是哥々我的靈魂却永遠追隨你

的。

現在我自知病不起的了，我死後你不要悲傷，我只望你能在花朝月夜，想起你愛過的姊妹就好了，我再也不希冀的了，你送給我的那隻手指環，我永遠帶着。我死後也要帶去的，因為這是我輕塵哥的信物，這指環不是也有過牠已往的旖旎！

想起來怪羞的，但給愛我的哥哥，我是不怕難為情的，我是將死的人了，還有什麼顧忌呢？哥哥，你記得嗎？我想聰明的哥哥一定很記得清楚的。不是麼？我記得你同我寫過一篇紀念的文字嗎？

我記得是個初秋的晚上，從上海大戲院裡出來，時光還早，就用了些點心走到虹口公園裡去。在那個假山石洞裏我倆靜靜的坐談了一會，是的，那時你的心就是我的心，你那時給我將這隻指環帶上，同時你那時捏了我的手，最後……哥哥那天起我的一切都由我親手交給你，哥哥，我想起了當時的影像，又浮到了我的心頭呢！

吃力了，我又要止筆了。

三日上午十時

一睡醒來，又是斜陽欲去的時光了。我想起這幾天輕塵哥哥一定爲我的病而日夜不安了。哥哥，你是這樣嗎？那末更使我不安了。哥哥，我望你不必爲我而不安。你的姊妹永遠是你的，今世不能夠和你結合，我們相約到來世吧！哥哥，我們同在上帝面前，愛神面前祈禱吧！

我想起哥々の信了。我記得有二百九十二封信，加了前天的那封，是二百九十三封。這些，都是我哥哥給我的，現在我要死了，所以已完全包好了，假使我死後，要給我殉葬的。哥哥，我帶到地下去要日夜溫讀的。這裏面哥々の愛我都有了。

哥々，你不記得嗎？那天我到你公司裏望你，在你臥樓裏談了一會。你說將你的信都放在一隻錦囊中的，並且拿出來給我看，我真謝謝你，後來我要你那隻錦囊，同時你要求我給你做一隻，這樣我倆交換了，哥々，現在連這隻錦囊

要和我殉葬了。使哥々的愛我整個拿出，不使遺漏在人間。

嫂嫂來了，我又放下了筆。

三日下午四時

我覺得沉悶極，使麼都有些不清楚了，我想離開人世是不遠了，啊！哥々：

.....

哦！昨天寫多了幾句暈過去了。今天稍爲好些，但熱得利害。吃的藥都嘔了出來，啊！天噫，我什麼也不能寫了！

我的輕塵哥.....

倩君看到這裏，眼兒也潤濕得滾去了無數淚點，不能再看下去，同時信兒也完了，不過信後還附着幾句，是又一個人的筆法了，同時也是娟秀的筆墨。倩君拭了一拭淚痕，再看下去：

輕塵君鑒：此爲我姊臨終之遺墨，所以贈君者也。君與姊氏之相愛，固無諱言，我母亦知之。今我姊去矣，則此一紙書，當稟其使命而與君，君其善視

之！此問

近好！

「……………」倩君看完後，輕塵在床起身，看見了倩君使他一驚。同時也只得幽然嘆了一口氣。這口氣中形出無限幻滅的悲哀。

「怎麼？醒來了麼？」倩君清幽的問。

「唔，你來幾時了。」

「沒有多少時光呢！」

「你看什麼？」輕塵看看床上再問倩君。

「落在地上幾張信紙。」倩君有些勝利的笑。

「……………」輕塵又嘆了口氣。兩眼瞋了起來。

這時的倩君覺得輕塵竟有這樣一會事。同時知道這事的時光這位多情的小姐已逝世了。一方面覺得明白了輕塵的悲哀之源，同時覺得少了一個自己的勁敵了。

「死者已矣，你也不必悲傷了！來世不是一樣的麼？」倩君說。

「……………」

「多情的哥々，究竟多情得很呢。」倩君笑。

「哥々多情嗎？」輕塵突然被倩君衝破了靜寂，也一笑的說了一句。同時將倩君的手牽了起來。

「姊妹，……………」

「你還說嗎？」輕塵暫時遺忘了一切，將倩君吻了。

「……………」

十三 初夜的享樂

輕塵回想起從前的和趙嫣然是無限傷情。但死者已矣，也不再去回想了；同時有了這樣的一個女子，可以不必再去牽惹人了，至於夫婦之道，不過人世的桎梏，現在倩君也是我牽惹的，那末訂婚了吧！輕塵失望之餘，桑榆之收，是和倩君舉行訂婚的儀式了。

這樣她倆是未婚的夫婦了。雙方家庭也同意，兩人的愛也有了一個值得紀念的段落。

「幾時請我們喝喜酒？」倩君訂婚後，蘊英問她。

「我要問你哩！」

「……………」小曼在旁邊笑了起來。

「你笑什麼？」蘊英向小曼報復了。

「我笑自己想人家喜酒！」小曼答。

「……………」

這時許多女同學知道了這個消息，大家都來向倩君道賀。一個女子訂婚後，在旁邊人看起來，已有多情幸福的天使引渡到樂土了。

同年蘊英和天放也訂婚了。

隔年初春，小曼和斐聲也訂婚了。

這樣她們三雙情侶約定同時結婚。那年殘冬已過，新年來了。自小曼和斐聲

訂婚後，在春假中，她們在爵祿飯店同時結婚。這樣的結婚，害了送賀禮的朋友。同時省出了多少零碎的麻煩。她倆同時結婚了。

新婚是愛情的歸宿。對於新婚的人間所贊美的燕樂，倩君和輕塵，天放和蘊英都嘗過了。這次新婚不過幸福保障的一種儀式和手續而已。

我在這裏要將純潔的新婚的愛在愛神面前提着筆記了起來，是徐小曼和張斐聲兩人的愛。

小曼和斐聲結婚後。在密月裏，又是明媚春光醉人的時節。天氣這樣好，又一對新婚的伴侶點綴着，更使人艷羨起來。那時校裏是放了春假，於是她倆預備出去旅行了。想到西湖去。那時共產黨正在杭州起事，所以她倆不敢去。預備到無錫去看看太湖風景。到無錫去的決定，是在去游龍華的那天。

那天是她倆新婚後的第三天，一切煩人的事務都料理清楚了，於是她倆在盡情享樂自己青春之外就到外面去跑々了。於是就在上海的郊原去游散；那時龍華桃花方在興盛的時光，於是她倆就到龍華去了。

坐了一輛汽車，怒馳到龍華去，這時一切風情綺麗，都爲她倆祝福！

這時天空中飛動着幾縷閒雲，遠處烟籠霧照的楊柳隨風點點飄蕩着，不時和豔的風兒拂着人面，是感到一派暖和的春意！

小曼和斐聲在車中，只見路上的車馬向同目的去的很多。同時看見有許多農民在兜售着桃花。她們到了龍華去看了一會駐兵的廟後想登塔了。

她倆登塔了。斐聲扶了小曼的腰，當他將手抱上去的時光，三夜的春情完全浮了起來，他想起了這些，不禁在梯上將小曼接了一個吻。小曼是嬌嗔了他一眼。這樣使斐聲繼着又是一吻。

到了塔上，看見地上的人很小，黃浦江如帶。松江的天馬山也隱隱如青雲一片。四野只有一片嬌綠平鋪。使人有一派爽氣，他倆並肩倚着欄干遠眺。

「可惜這裏沒有一個大湖可以遠望。」小曼說。

「是的。無錫鼇頭渚看太湖就好了。」斐聲說着。

「我們到無錫去好嗎？」

「真的高興去嗎？」

「自然真的！」

「那末我們明天就去！」

「好的！」

「不然我想到杭州去，可惜今年杭州不太平，恐怕游人很少吧！」

「我們怎樣去？」

「自然坐火車去。就在明天坐下午三點零五分杭寧聯運快車去吧！」

「好的，不知她們怎樣？」

「我們管我們去，她們管她們好了。」

「好的，我們明天這時可以在火車上了。」

「唔！……………」

她倆看了一會下來，買了些桃花帶回去，於是她倆坐了車子回來了。買了些東西，預備明天到無錫去了。

回到了寓裏，已下午四點多鐘了。

新婚是使人遺忘一切，將自己完全沈浸在陶醉的醇酒中。她倆五點半去看一班影戲，用了晚膳歸來，就很早的休息了。

「我們明天這時可以在無錫寓裏了。」

「預備到什麼旅館，到了明天再看時光吧。」

「你冷嗎？那邊被兒又拖掉了。」

「不要緊，你睡過來一些。」

「……………」更緊些的擁抱，接吻。

盡情的享樂又開始了。一種熱力互相通過了全身。一種節奏，一種小魚吐沫的情調，在散展。

「……………」

這樣的過去，苦短的春宵，到了早上，給了封信給雙方家長，報告要到無錫去。同時又去望了幾位朋友。這樣到了下午兩點五十分，北車站多了兩位比

肩的男女。男的手裏提了一隻小皮箱和一襲春天外套，女的也披着大衣挽上男的臂上。

她倆買了票跳上了二等車，預備一列征車送她們到無錫。

車兒軋軋的濃烟四展中向前駛動。兩人對車窗外看去，如飛的倒影很有趣。後來在箱裏拿些小說來看了。在車子不懈的前進中，塔影城橋看見了。

「蘇州到了。」

「這個塔是什麼名字？」

「這叫北市塔。」

「向這裏去是閭門，也很熱鬧的！」

「我們回來也留幾天吧！」

「好的！」

「天平山，獅子林，虎邱，留園，我們都可以去看看的。」

「我們回來一定留幾天。」

「……………」

車兒又向前進。沒有多少時光，無錫到了。時光不早了，就在新世界飯店開了個房間。用了晚膳後向街上去閒走走。幾年來物質文明的進步，無錫也非常突然怒進。不夜的燈光，市聲的喧闐，不愧以小上海自負了。

一夜過去。

明天早上先到惠山去看了一回，小曼不能夠上去，所以只在山下走了一轉，買了幾個惠泉山下的大阿福，預備帶到上海的，又折向萬頃堂龍頭渚的路上去，到了海園，在太湖飯店開了一個房間，將東西安放後到龍頭渚去了。

一片橫在面前的天光水色。羣山環侍。她倆到了萬頃堂，再由小渡船到龍頭渚而去。到了龍頭渚，看了太湖，直使她倆快活得極了。聽濤聲，看波光帆影，真忘記自己和周遭的一切！

到了落日蒼茫中纔歸太湖飯店。

明日的斜陽時分，又到太湖之濱去了。坐在岸邊，看看岬角嶙峋，湖波潺々，

忽來衝擊，時起相激之聲。而落日蒼茫，天際征帆數點，似送斜陽歸去。

她倆並坐在一塊大石上。將這樣大自然的景色看呆了，前天只是一片蒼茫瀟瀟的太。

這裏是她倆的對話。

曼「阿！此地真是一塊好地方！」

斐「真是一塊好地方呢，你看這樣的風景，真使遺忘世俗亞！」

曼「這樣好的地方，爲什麼沒聽有見人家說起過呢？」

斐「本來有名的地方，未必一定好，沒有名的地方一定壞的，那蘇州的寒山寺，

不就是一座荒涼殘敗，一無所有的寺院？上次我們校裏旅行去時大失所望

的。所以社會上的情形也正是這個樣子。你看那些聲譽赫赫的名人，不盡

是些欺世盜名的蠢賊？而可憐窮困的，倒都是些純潔無垢的青年呢。」

曼「啊！你又要來你這種憤激的態度老是不改的，在這樣無限好的夕陽裏，在

這大自然的懷抱中，我們該把一切都忘掉了，盡量地來享樂一下方是嚟！——

哦！你看那一帶接連水面上的青螺似的小山，那天邊處的幾點歸帆，那同處女的眼波似的盈盈的波浪！」

斐「這眼波正像你的眼波呢！啊！我看這太湖落日的風景，沒有一處不像你一樣的美好的！你看那輕輕描寫的幾痕遠山，不是像你兩條秀黛的眉峯一樣嗎？那西天玫瑰似的雲霞，不像是你嬌羞時緋紅的雙頰嗎？那幾葉隨風的征帆，又像是你行走時的那種輕盈飄逸的姿態呢！……………」

斐「啊！你說得真是好聽！我那裏能够及得來這樣的美好的？我覺得此地的風景，倒正好說是你全人格的象徵嗎？你的性格是雄厚高潔的，你看這挺秀不拔的山峯，不就是雄厚高潔的象徵嗎？你的志向遠大高曠的，這寥廓的天水，不又是遠大高曠的象徵嗎？……………」

斐「啊啊！但願得我能够像你所說的一樣！但願我像你所說一樣！」（雙手將小曼抱在懷裏，俯下頭去接着她的芳唇，二人作了一個長時間的親吻。）

（這時有一陣微微的晚風吹過，水上的波浪，和岸邊的松林，都微微的發出一

種音波來。)

曼「哦！這是什麼聲音呢！」

斐「那是波浪在激動的聲音！」

曼「那是松林在搖動的聲音？」

斐「風吹松葉的聲音，本來和風吹波浪的聲音一樣，是宇宙最自然最妙美不過的音樂呢！」

曼「這美妙的音樂，我們以前爲什麼沒有聽見過呢。我好像今天是第一次聽見似的。」

斐「大自然奏出一種音樂，是原給與那些愛自由，愛幸福的人而聽的，我們從前好似緊閉在牢籠裏，又怎會聽見呢？我倆這次幸福的旅行，纔聽到了這大自然最妙的音樂。」

(風吹得比前更大，水聲和松聲也格外響起來了。小曼無端驚訝起來，向斐聲懷中莫命的躲避。)

曼「你聽！這聲音不是更大了嗎？恐怕還不止松聲和水聲吧！」

斐「小妹妹這樣膽小，有我在這裏呢。」

曼「天地間有這樣好的地方，我們快快活活在這裏過一世甜蜜的光陰吧！」

斐「曼妹，你看，那太陽要落下去了。」

曼「真的，不過你看夕照的霞海，最容易幻想出種種有趣味的幻景來。你看，

火一般夕陽的天像什麼？」

斐「我看倒很像荒古時代杳無人跡的茫茫宇宙。」

曼「我看也像赤道下面的大海。」

斐「那末這一片一片的深紫的雲霞，可以比作那海洋裏的荒島了。」

曼「有的也像熱帶中的猛獸，你看牠們不是在對如火如荼的大海作悲壯的狂吼

嗎？」

斐「啊啊！這正是一幅悲壯而偉大的奇景。」

（二人默呆望着）

曼「哦哦！這湖面上一點一羅廓大起來的幾點黑影是什麼？」

曼「那是漁家的歸舟吧！」

曼「她們真閒散，她們真幸福！」

曼「她們過的已不是人的生活了。」

曼「她們過的是什麼生活？」

曼「她們過的是海鷗一般的生活。」

曼「我們也在此地做漁家罷！」

曼「我們還是化身作海鷗吧！」

（這境似乎有一種清悠的歌聲蕩起，她倆都默然傾耳的聽着。）

朝日昇，

曉風涼。

阿儂打槳去。

去會我情郎。

我們的家在蘆荻裏，

我們的家在水中央！

晚風吹，

落日降。

儂在郎懷裏，

默默對斜陽。

我們家在蘆荻裏，

我們家在水中央！

曼「哦哦，這是什麼人在那兒唱歌？怪婉轉清脆不過的！」

斐「這大概漁家的女兒在唱戀歌吧！」

曼「她們也知道戀愛嗎？」

斐「只有她們纔是真正的戀愛者！只有她們才真的知道自由呢！你看她們朝朝暮暮，在那綠水柔波之中，任她們怎樣款娛，怎樣親愛，也不會有人知道她們

的，也不會有人去干涉她們的！人世的羈絆，不能夠囚住她們呢。」

曼「你看我們也到這裏來做漁家好不好？」

斐「我們將來一定到此地來做漁家！」

曼「我們今晚也不要離開此地了。」

斐「晚上涼得很呢。你看現在風吹來，不是比方才更涼嗎？」

曼「我身體覺得有些涼起來了。」

斐「曼，我們暫時離開此地，明天再來好不好？」

「斐聲起立，拉小曼的手。」

曼「我們再停一會兒吧！我們再停一會兒吧！我們不要錯過千載一遇的美景

嚙！哦哦！落日只剩得一絲殘照了！這遠景也被蒼茫的暮靄遮掩得若隱

若現了。我們不要錯過千載一時的美景吧！」

斐「哦哦！風兒吹得更涼了！天色昏暗下來了！我們暫時離開此地吧！」

（她倆慢慢由石路上走去，被黃昏的陰影吞沒了。而清幽的歌聲又撩起來了

蘆荻裏，

水中央。

儂是湖邊女，

君是漁家郎。

我們要沐浴在晚風裏！

我們要依偎着看斜陽！

蘆荻裏，

水中央。

我們要化作雙雙白鷗去，

拍翅去飛翔，

我們要飛到天海裏！

我們要棲在雲島上！

這時的太湖只隱在夜之暮中，遠處的濤聲不時送來，作人世的催眠之歌。

十四 神密的戲劇

是一個朝上，陽光已普照着大地了。在江灣上海公墓的園裏來了兩個穿得很華麗的賓客，他們的來意向守園的人說了，守園的人便將他們引到了裏面。

這是十點鐘的時光了，但兩旁林立着的大理石墓碑的頂上，還凝着朝來殘留的露珠。

「就在此地了。」守園的人說。

四英尺長的一方平滑的墓面，四圍用銅練圍了一道小欄，墓前兩隻磁質的花盆，種着一些不知名的紅花。

他們將帶來的一隻花圈放在墓前，兩人都默然的在墓前坐了下來。

園裏除了他們兩人外，不再有旁人，寂靜的四週，益發襯出了這一塊永遠是沉默的寂寞。幾月以來種種的遭遇，都在他們面前洒過，但對於勝利的美滿中插了下一絲悲哀！

這塊墓地下的長眠者，就是李輕塵同她在愛輿前受過洗禮的趙嫣然。趙嫣然死後，她家裏就將她葬到上海公墓去。三尺草地，一方石碑，一隻凋零的花圈，便結束了一個十八歲含苞未放的少女的一切！

自從嫣然死後，輕塵就和倩君訂婚，在輕塵心裏，他並不是遺忘了人家，實在一種悲哀將他盤據了，從此他不願再做愛國的勇士了。於是終於和倩君訂婚。假使趙嫣然軀殼沒有消滅的話，我們知道他會和嫣然結和的！但一個玫瑰園中的少女，突然幻滅了。

輕塵舊情難忘所以和倩君結婚後的十日，她倆一同去看她一會。那天是在朝上買了一個花圈，坐了一輛汽車，到江灣去。

對了這種情味，輕塵的心頭，不禁湧溢着無限幻顛的輕影。是的，現在和了一位結合者來憑吊自己的愛人，未免有些淒然呢。

倩君看見了這裏一幅圖畫，心頭也感到一些人生的歸宿的幻影。她這時並沒有想到我是勝利者，地下的幽魂可以向她驕傲。她並不這樣：本來自己願意的

到滿足的時光，在滿足者自己已感到空虛了。得勝的英雄，征服了一切的戰士，享盡人世一切的歡樂豪富，在當時固然心滿意足，但是事過境遷，想到自己不再有路可以發展，不再有對手可以抗衡，不再有什麼希望可以冀念，那時也會感到這一派悲哀起來。

那時倩君想到嫣然相會過幾次，是一個女性的優美者，但只吹了十八度春風的玫瑰的蓓蕾，突然遭折了，怎能不悲哀到自己這幾日方沉醉在甜蜜的心頭呢？

暮春愴然的陽光，緩緩到正午時光了。墓道兩面的樹兒新綠成陰，她倆不禁黯然的立了起家，向兩四面看了一會；但所獨進眼簾的只有一派使人感到空虛的影像！

「塵，我們回去吧！恐怕蘊英他們等了許久了罷！」倩君看輕塵有些留戀不去的樣子，這時倩君並不心裏怪他，就這樣催着他回去。今天他們約了天放和蘊英到自己寓裏來相聚，下半年出去走走的。

「好的，我們走吧！」輕塵回首不時回顧。

她倆自從結婚後，就在輕運公司附近泰安里對過銀河里借了一樓一底；白天倩君到校裏去，輕塵到公司裏去，晚上回來大家相聚。這時她們以後的計畫，現在新娘蜜月。倩君和輕塵都請着假哩！

「唔，你們到什麼地方走餉害得我們好等！」倩君輕塵到自己家裏，蘊英就這樣說：同時陳天放也起來招呼，大家叫應了。

「我們到江灣公墓去餉！」

「做什麼？」

「看他的愛人！」倩君帶笑。

「……………」天放和蘊英向輕塵注視。

「就是那姓趙的嗎？」天放問。

「正是呢。」

「她去年得了什麼病死的？」

「是傷寒症！」

「真可惜，好好的一個少女！」

「那個姓趙的你看見過嗎？」

「怎沒有看見呢，有一次不是你給我介紹過麼？」

「唔，我真容易忘記。」

「……………」

這樣閒談了一會。就在倩君家裏，大家用了飯。

「下半年預備到什麼地方去？」

「沒有什麼地方。」

「喲，我想起半淞園許久時光沒有去了。我們今天去看看好嗎？」

自租界三公園開放後，星期休假日大都不到半淞園去了。因為半淞園還在滬南，北面的人去要費去不少工夫。那天她們因沒有游散的地方才想了起來。

「好的，我們就到半淞園去！」

於是她們兩雙情侶，到半淞園去了。

「他們……」

「他倆到無錫去的！」

「什麼？」

「唔，就是我的哥々和小曼。」

「幾時去的？」

「去了五天了，恐怕今天不是明天要到上海了。」

「李，我們到蘇州去走走好嗎？」

「也好，什麼時光去？」

「蘇州路近來些，明天也好，後天也好！」

「那末我們明天下午去，游散三天回來好嗎？」

「『這樣很好！』」

「……………」

在到半淞園的路途中，他們決定明天到蘇州去。他你到了半淞園，是個暮春

時節了。那哀婉動人已無倦了她的柔腰，幾瓣落英細碎，殘紅飄浮的桃花，好像美人飽滿，使人讀到無限憐惜的樣子。但境地是隨人而異，這樣奈何鶯喚，歸去鶯啼的時分，傷心者對之，不知要如何觸起她的傷心情緒？但快樂幸福的人看起來，這些似是為她們點綴樂情的。

她們在裏面，先從木橋上走去，看看綠油油的湖水，中間不時浮起幾條吐沫的魚兒。後來在這圍什麼地方都走過，到穿那石洞的時光，她們倩君和輕塵在前面。蘊英和天放在後面，倩君和輕塵走到對面，穿那石洞後，蘊英和天放還沒有出來。

「她呢？」

「不是在後面一同穿出來的麼？」

「怎樣不出來呢？」

「……………」她們對面一看，就笑了出來。同時蘊英面兒紅紅，天放在後面出來了。

她們在裏面吃了點心，又去划了一會船。她們共坐二隻船，互相比賽，天地間無盡藏的幸福，給她們盡量的佔盡了。愉快的女神永遠追隨在她們左右！

到了夕陽蒼茫中，他們纔捲遊歸來。臨別約定明日下午依舊到倩君家裏會齊，一同出發到蘇州去。「三生花草夢蘇州，」輕塵不住將龔定盦句念了起來。

蘊英天放回來了。她倆是租着一家前樓，後面是住一位孤獨的青年，當蘊英夫婦第一夜搬到那寓樓的時光，那個孤單的青年有過這樣一篇文字：

想不到這百無一取可厭的東西，今天也大顯了他的特長。平常對於這一層透薄的杉木板，這前後樓之間的隔障，是再要詛咒不過的。每想到石膏的牆，美麗的花紙，光亮的油漆，我對於我的這間地獄，總要止不住的詛咒！

但是，地獄，今天也爲我顯出了他特有的內容。

是夜晚的九時，春天夜裏是將人薰陶得一派內心的熱力像要漲裂的樣子。我披了袍子，開了後窗。雖是暮春時節。但在晚上幾陣風兒吹來，也帶些薄薄的涼意。不過不是料峭的春寒了。

前樓是住的新搬來的一對夫婦，今夜還是第一夜哩！是像常熟人。

「噯啾！……」這突然帶笑的一聲喊，這分明是女性的聲音，我突然注意起來，將我的不曾留意去聽的聲音也送進我的耳朵。

七個月的光陰，前樓是更換三個租戶：兩次是夫婦，一次是一個孤身的青年；可是人數雖不同，但是幾日一次的人生的享樂總是一樣。兩人住在一處的自然合作，但是個人的却也能運用他獨立不依靠他人的精神。在後面的我，我每次總是無聊的爲他們統計一月間的數目。

今晚這新搬來的一雙夫婦！這樣的舉動，顯然還是第一次，於是我被迫着不得不爲他們新聞一個紀錄。我以習慣了的輕捷的脚步，一聽了這一聲笑聲，便迅速站起身來，將一隻眼睛向杉木板上一個祕密的小洞內向前面望去。小洞他們糊花紙時不知怎樣遺漏的，也許給我的特有的眼福權利？

是這樣的一篇文章，那個夫婦就是蘊英和天放。因爲她倆來暫租一個月。一個月後兩人依舊到校裏去。這是她倆第一夜搬進新居的情形。那天自中崧園回

去。隔板壁的青年只聽見這樣的幾句話。

「……………」

「不高興嗎？」

「不是，」

「那末爲了什麼？」

「你不曉得的！」

「那個東西來了麼？」

「呸！來了給你吃！」

「……………」

那夜始終沒有一種享樂的動作跳他聽。

十五 願有情人都成了眷屬

一個午後，北車站月台上有兩雙夫婦踏上到南京去的快車上二等裏。那個女的身上完全海上都市化的新裝，是的，一個女子服飾在春盡秋初最好看，夏天

康德十年九月一日印刷
康德十年九月廿日發行

有 著 作 權
不 許 翻 印

文藝叢刊
信 君
(全一冊)

【定價國幣一元七角】

【外埠酌購另加郵費】

編 輯 人

王 滌 笙
奉天市瀋陽區一心街一段八八號

印 刷 人

薛 本 義
奉天市瀋陽區小南街二段五八號

印 刷 所

廣 興 印 刷 所
奉天市瀋陽區小南街二段五八號

發 行 所

文 亞 書 店
奉天市瀋陽區一心街一段八八號

代 售 處

全 滿 各 大 書 局

11/82

1